

SHAN BEN WU SHI LIU

山本五十六

李彦明、张皓编著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山本五十六

李彦明 张晴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武士后裔.....	1
加治河上的倒立.....	1
“八十钱”的由来	4
“精明大胆”的赌徒	9
第二章 海航之父	14
投身航空的舰炮专家	14
建造自己的一流飞机	19
战云笼罩的欢迎仪式	23
第三章 箭在弦上	28
深思熟虑的《意见书》	28
胆颤心惊的演练	32
单冠湾的神秘舰队	35
第四章 离弦之箭	39
高高升起的 Z 字旗	39
费尽心机的迷魂阵	44
金梅尔的终生遗憾	47
第五章 美舰浩劫	53
提前 5 分钟的攻击	53
司令长官的忧虑	57
第六章 再现辉煌	62

北上的东方舰队	62
菲利普的厄运	66
喜出望外的赌博	69
第七章 错下赌注	73
固持己见的计划	73
荒唐透顶的演习	77
“AF”之谜的破译	81
第八章 功败垂成	86
投向覆灭的罗网	86
不祥之兆的降临	89
意料之外的惨败	95
第九章 强弩之末	100
永别本土的航行	100
寿期将至的秋蝉	104
死神开始招手	107
第十章 命丧九泉	111
午餐会上的判决	111
猎获一只“孔雀”	114
最后一次殊荣	117
后 记	122

第一章 武士后裔

加治河上的倒立

阳春三月，流经日本本州北部新泻长冈的加治河两岸樱花盛开。河岸上争奇斗艳的樱花如霞似云，同远处群山顶上的斑斑白雪，构成了一幅如诗如梦的图画。

几艘赏花的机动船来往航行在河上。在机动船泛起的浪花上，一只小木船一起一伏地顺流而下。小木船上，除了摇橹的艄公外，坐着一个身材矮小、瘦弱、体重不超过 50 公斤的人。他佝偻着腰，神情有些忧郁。

小木船在浪花推动下剧烈颠簸起来。这时，这个人突然举步来到船首，两手按着船板，双脚腾空倒立起来。

对面驶来的赏花船上的游客见到这一动作，为之一惊，无不赞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做这一动作的是谁，更想不到他就是几年后指挥日本舰队袭击美国珍珠港，策划和参与太平洋战争的日本所谓“名将之花”——山本五十六。

据说，山本五十六有专门在危险的地方做倒立动作给人看的癖好。

他初次访美时，乘邮船途中，在头等客舱里也给大家表演过这个动作。每当邮船驶离横滨三四天的时候，按照惯例，

船上总是要举行文艺表演晚会。那次船上的日本乘客并不少，但表演的都是外国旅客。就在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山本五十六急步出场，手扶着轻轻晃动的船上大厅里的栏杆，轻松自如地给大家表演了一个倒立动作。

山本五十六为什么有这样的癖好呢？这是由于他特殊的身世形成了他极欲铤而走险的性格。

1884年4月14日，山本五十六出生在新泻长冈的一个士族家庭。父亲高野贞洁曾经是一个封建武士，以后当了中学校长。山本五十六出世前，已有了五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由于收入微薄，子女众多，家庭生活相当窘迫。第七个孩子出世后，父亲想，一定得给这个孩子起个吉利的名字。他苦苦思索，忽然闪出一个念头，便高兴地对妻子说：“我今年正好56岁，让我们叫他五十六吧！”就这样，高野五十六这个古怪的名字落到了这个孩子头上。1916年9月，高野五十六过继给自己的养祖父山本带刀家，于是五十六改姓山本。从此，高野五十六改称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的家乡长冈，早在明治时代的戊辰之战（明治元年，即1868年，官军讨伐幕军之战）中，是“犯上作乱对抗朝庭的叛逆者们”云集的地方。以至后来长冈人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歧视，不能出任要职，文官不能当县官，武官不能当将军，直到昭和年间才稍有改变。

在宗谱上，山本带刀是山本五十六的养祖父。戊辰之战中，山本带刀担任与官军作战的幕军长冈藩总指挥。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战斗中，幕军寡不敌众，山本带刀被官军俘虏，后被杀死。

据说，山本五十六的亲祖父，当时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得知山本带刀被杀后，一怒之下，愤然上阵，也被官军所杀。山本五十六的父亲高野贞治在与官军的战斗中也曾负伤，他的大哥和二哥都参加了当时的战斗。

山本带刀死后，官府不许山本带刀的宗门复存。直到1883年天皇颁布大赦令，赦免山本带刀家族之罪时，其家势已败，断了烟火。早已出嫁的山本带刀的长女借大赦之机，以户主身份重复家势，再兴家名，但苦于没有男丁。许多年以后，由原藩主忠笃牧野提议，把五十六过继给山本带刀家，才使山本带刀家族后继有人。山本五十六从小因家族背景，盼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由于家境贫困，山本五十六的童年是在繁重的劳动和严格的家庭教育中度过的。他的家庭世代习文练武，崇尚儒学，嗜喜兵书，极重“武士礼仪”。19世纪90年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力渐强，统治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开始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甚至在中学也开设了军事训练课。山本五十六虽然体格弱小宛若女子，但却异常喜爱军事课。据他幼年的同伴回忆，山本五十六每一学年的功课中，取得最大进步的总是军事课。

山本五十六曾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倔强的孩子。有一次，在一个朋友家里，女主人看到他吃东西狼吞虎咽的样子很吃惊。她说：“五十六，我想你什么都吃得下，除了这支铅笔，大概没有东西不合你的胃口。”山本五十六一声不吭，嘎吱嘎吱地嚼起铅笔，使那位女主人惊诧不已。她简直不敢相信，瞪着眼望着他满不在乎地咽光了最后一口铅笔碎渣。其实，“倔

强”这两个字伴随了他一生。在他的军事生涯中，随时可以在他的言行中看到倔强的性格。

山本五十六少年时期常随父亲到长冈的美国传教士的教堂去作礼拜，同基督教传教士有来往，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以致他后来在海军军官学校读书时，还因总是把一本圣经摆在宿舍的桌子上，而同他的学友发生争吵。尽管后来山本五十六并没有成为一名基督徒，但直到他的晚年，基督教的思想一直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对于一个贫穷的乡下武士家族的孩子来说，那么早就接受了西方文化，是非常少见的。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才使他观察事物的视野，超越了日本国土的狭小范围而面向世界。

1901年，山本五十六以优异成绩考进了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军官学校。在300名应试者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二。山本五十六在校期间刻苦耐劳，成绩一直不错。1904年毕业时，他取得了第七名的好成绩。毕业后，山本五十六登上海军“日进”号装甲巡洋舰任少尉见习军官。从此，山本五十六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八十钱”的由来

山本五十六迷恋于酒色，经常出没烟花柳巷，与艺妓们鬼混。当时，艺妓的修指甲费是用两只手的十个指头来表示的——一百元（一百钱）。由于山本五十六只有8根手指，艺妓们总是说：“要是山本，当然就是八十钱了！”所以，艺妓们都戏称他为“八十钱”。

据说，山本五十六的另外两根手指是在日俄大海战中被炸掉的。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勒索了清朝巨额战争赔款，占据了台湾和朝鲜半岛。战争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军阀的扩张胃口：无边无际的亚洲大陆、富饶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吸引着日本武士们。他们在中国扩大侵略的最大障碍是沙皇俄国。以俄国为首的俄、德、法三国干涉归还辽东半岛的结果，迫使日本把吞到喉头的中国辽东半岛又吐出来。日本对俄国恨之入骨，发誓打垮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机器。经过多年准备后，1904 年 2 月 7 日，日本和俄国断绝了外交关系。2 月 8 日，日本舰队袭击了旅顺港俄国太平洋舰队。2 月 10 日，日本向俄国宣战。经过几个月的角逐，俄军在陆战场和海战场上均遭挫折。

为了挽回败局，沙俄政府决定从波罗的海舰队中抽调 8 艘战列舰、13 艘巡洋舰、9 艘驱逐舰、6 艘运输船和 2 艘医院船组成一支特遣舰队，由罗热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统一指挥，驶往远东增援被围困在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

1905 年 5 月 27 日黎明前，经过长达 8 个月远航的俄国特遣舰队终于悄悄驶近对马海峡。但是，由于“奥勒尔”号医院船违反灯火管制的命令，暴露了舰队的动向，罗热斯特文斯基偷越海峡的企图破产。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接到侦察船“信浓丸”号的密报后，立即率舰队出海迎敌。为了鼓舞士气，东乡在自己的旗舰“三笠”号的桅杆上悬挂出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的战斗信号。这时，山本五十六所在的巡洋舰“日进”号恰好是东乡平八郎旗舰的护卫舰。山本五十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旗舰上飘舞的“Z”字旗，一种渴望在战斗中赢得荣誉的狂热使他激动万分。

当日本舰队距俄舰只有4海里时，东乡突然下令作180度的转弯。他的目的是占领上风位。但是，由于在俄舰炮口前作定点转弯，使得整个舰队成了敌人攻击的极好目标。俄舰抓住时机，首先开火，给日本舰队以沉重打击。东乡的旗舰连中15发炮弹。这时，山本五十六所在的“日进”号护卫舰正好跟在“三笠”号后面转弯，也挨了不少炮弹。舱面损坏严重，人员伤亡很多。十几分钟以后，东乡完成了整个舰队的转弯，开始和俄国舰队平行前进。这时，他才下令开炮。日舰第一次齐射就使俄国舰队旗舰“苏沃洛夫”号遭到严重破坏，第二次齐射完全炸毁了罗热斯特文斯基的指挥室。罗热斯特文斯基和舰长同时负伤，不得不离开指挥位置。东乡又利用日舰航速上的优势，在俄舰队列前1海里处，迅速抢占了“T”字阵位。这样，日本舰队所有炮火都可以发挥作用，而俄舰只能用少数前主炮还击。没过多久，俄军排头3艘战列舰就被打成重伤，大部分火炮成了哑巴。但俄国官兵仍然顽强抵抗，他们集中火力向日本舰队旗舰方向猛烈射击。尽管位于下风位，硝烟挡住了视线，使俄军火炮命中率大受影响，但仍有不少炮弹击中日舰。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这时，俄国军舰已所剩无几。侥幸逃脱灭顶之灾的军舰，也大都被打得千疮百孔。但他们仍在还击。这时，山本五十六所在的“日进”号护卫舰被俄国人的炮弹击中。炮

弹打在舰首左炮上，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顿时硝烟弥漫，遮住了战舰的前半部。一股巨浪猛烈袭来，山本五十六不觉踉跄几步，手指头嚟的一下折断了两根，只连着一点儿皮。挂在脖子上的记录板也不翼而飞。山本五十六被炮弹震昏，除了两个手指被弹片削去，左腿也负了重伤。同伴们把他救下舱去。

战斗又进行了几个小时，接替罗热斯特文斯基的涅博加托夫海军少将下令发出“我们投降”的信号，但东乡命令日舰继续射击。直到俄舰上升起了白旗，东乡才下令停止炮击。对马海峡大海战就这样以俄国特遣舰队的覆灭而结束。俄国战舰被击沉 21 艘、被俘 8 艘，俄军损失总吨位高达 25.5 万吨。日方仅损失 3 艘鱼雷艇共计 300 吨。从此，日本取得了远东地区的治海权。

战斗结束后，山本与其他伤员一起被送回日本治疗。他在医院度过了两个月，然后，又获准回家乡养伤。他受到家人的热烈欢迎，人们把他视作了不起的英雄。虽然战争使他失去两个手指，下身留下 120 多处伤疤。但他一点也不感到难过，相反，却为能在东乡平八郎的直接指挥下参加对马海战而感到荣耀。他羡慕东乡平八郎的辉煌成功，向往有一天自己也能登上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宝座，并建立东乡平八郎那样的业绩。

山本五十六与许多艺妓有来往，但来往最多的一个是河合千代子。他与河合千代子的结识，也是由八根手指开始的。

一天，山本五十六去赴宴会，河合千代子第一次见到了山本五十六。当时，山本五十六军阶为少将，任第一航空战

队司令长官。那天，山本五十六穿的是白色西装。

席间，艺妓河合千代子见山本五十六打不开汤碗盖而自觉尴尬的情景，便主动上前帮忙。就在河合千代子伸手想去接汤碗时，无意中突然发现山本的左手少两根指头。于是，不由地一愣，像想起什么似的。

就在这一瞬间，山本五十六看出了河合千代子的神色表情，便似有反感地拒绝了。这给河合千代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印象。

大概是一年以后，山本五十六在军令部和海军省同时任职。他正在犹豫是否出使伦敦的时候，一天晚上，山本五十六与河合千代子又一次在饭店的宴会上见了面。这次山本五十六穿的是军装。

河合千代子在山本五十六面前提起那年夏天的事说：

“那天的事儿让您多心了，实在对不起。”

山本五十六却生硬地回答说：

“哎呀，早记不得了。我对你们女流的事，哪能一个个地都记住呢，早忘了。”

几天之后的一次宴会上，河合千代子又陪同山本五十六及同伴一起进餐。山本五十六这时对河合千代子已有了好感，便请她第二天到帝国饭店的西式小餐厅共进午餐。从此，山本五十六与艺妓河合千代子一直保持关系到山本五十六战死。

“精明大胆”的赌徒

“如果我辞掉在海军中的职务的话，就到摩纳哥去当赌徒。”——这是山本五十六出使伦敦返回日本后说过的一句话。

当时，山本五十六任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日本代表团团长。日本决心中止条约规定的 5 : 5 : 3 的战列舰比例。这是一个有利于英、美，不利于日本的被山本五十六称为打上了“国家等级”烙印的比例，是 1921 年华盛顿裁军会议上美国强加给日本的。由于破译了日本人的密电，美国的外交代表十分大胆，寸步不让。他们认为，尽管日本不能公开接受在海上的劣势，但还是会屈从于这一比例的。会议结束时没有达成协议。旧约成了一纸空文，但日本可以不受约束地建设自己的海军了。

虽然山本五十六回到日本后受到了隆重欢迎，但他在海军省里并没有什么事情好做，每天都闷坐在海军省的一间光线暗淡，周围摆满书架的房间里，脸上总是流露着忧郁的神情。这段时间，恐怕是他一生中最消闲的时期了。这时，海军省内的强硬派中也曾有人企图把山本五十六搞下台，而山本五十六当时也曾几度考虑过离开海军。山本五十六说要到摩纳哥去当赌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

当赌徒，对山本五十六不只是说说而已的，他的确是一个赌徒，而且是一个“精明大胆”的赌徒。象棋、围棋、麻将、台球、扑克、轮盘赌等他都会。山本五十六认为，要想

在赌博中获胜，就必须具有高超的判断力和装假的能力，同时还需要好运气，这些都是一个出色军人必不可少的。

山本五十六是一个非常精明的赌徒。他随同井出大将到欧美考察时，曾在摩纳哥赌场上大显身手。至今还流传着很多山本五十六那次在摩纳哥赌场上夺魁的传闻。他头脑清醒，眼尖手快，赌技超人，每每来到赌场，必成胜者，赢了很多钱。以至最后，聚赌俱乐部经理竟拒绝他入场。据说，蒙特卡洛赌场自开设以来，他是第二个因赌技高明而被拒绝入场的人。

用山本五十六的话说，所谓打赌，就是遇到某件事或某个问题，在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押上十美元或十日元的钞票，迫使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或行为负责的一种游戏。

早在山本五十六还是一个大尉的时候，曾同自己的朋友堀悌吉打过一次赌，一下输了一笔巨款，以后很长时间，这笔帐还没有还清。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当时，山本五十六还是一个下级军官。“金刚”号和“比睿”号巡洋舰在伊势湾用舰炮进行打靶实验。堀悌吉说一定能够击沉靶舰——“壹岐”号，而山本则认为不能。为此，双方商定以三千日元为注赌。这是个不小的数字。当时，这个数额能买一幢相当高级的房子。这样打赌，确实有些过分。结果，“壹岐”号被击沉，山本五十六输了。

堀悌吉笑着说：“放心！我是不会要这笔钱的。”而山本五十六则坚持不能食言，一定要付。最后商定，分期把钱捐

给海军军官学校第32届毕业生学友会。直到山本五十六晋升到大佐以后，每月还在照付这笔钱。

山本五十六喜欢赌博，甚至可以说嗜赌成癖。但他并不是把两眼盯在钱上，特别是当他赢了属下青年军官的钱时，心里总是感到忐忑不安。一次，他拿出六个月以前赢得的支票对他的属下说：“这是我赢你们的，我不能要。”说着将支票撕碎。

但山本五十六从来不让权贵，就是赌博中也是如此。

当时的东京，皇亲贵戚多如牛毛。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往往连达官显宦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不退让三分。但山本五十六从不在这些人面前低三下四。有一次，伏见宫亲王邀请山本五十六与他对弈。山本五十六如约前往。伏见宫喜欢赢棋是出了名的，以往陪棋者都有意让他几分，以致他自命棋术不凡，总要找一些强手对弈。他早就听说山本五十六在棋坛、赌场都是好手。因此，这次非要山本五十六去比试一下不可。没想到，山本五十六就座后连一句客套话都不说，就连赢三盘。这使伏见宫甚为不悦，但仍不服输，他又约山本五十六第三天再战。伏见宫当时的贴身副官奥名清信恰好是山本五十六在海军军官学校的同学。当山本五十六第三天踏进伏见宫亲王府大门时，奥名清信悄悄地对他说：“请阁下三思而后行，礼让为上。”山本五十六听后毫不在意，摆开棋盘后，又赢了伏见宫三盘。事后，他对别人提起这件事时说：“我这样做就是要表明权贵不足惧。”

山本五十六同他部下的关系很融洽，在日常管理中也很讲究方法。甚至他高明的赌博技巧都成了管理部下的有效方

法。

据说，海军中的大多数舰长每逢来到军官室，如发现他的下属在玩围棋、麻将等，就会怒形于色，当场予以严厉的批评。这样一来，青年军官们，每逢在军官室进行这些娱乐活动或赌博时，自然也就防备舰长，一旦发现舰长前来，就马上收拾起来，佯装无事的样子，或干脆溜掉。山本五十六则不然，遇到这种情况，他不但不予批评，反而还笑嘻嘻地站在一旁观战，看胜负如何。所以，属下军官也就不戒备他，觉得他和蔼可亲，容易接近。

山本五十六是在“五十铃”舰上任舰长时学会打麻将的。一次，他看到近藤少佐等在打麻将，便凑近前说：“给我讲讲，这玩艺怎么个玩法？”听完后，他马上很自信地说：“好！明白了，现在就试试看吧！”果然不错，他不但会玩了，而且技艺还很高明。不一会儿，就和了个满贯，把那些一次只和几番的“胜者”所赢的钱也给划拉过来了。于是，山本五十六便说：“玩这个，多半要靠运气，没意思。来！我教你们打桥牌。”他教他的属下怎样玩美国式桥牌。待他们入门之后，山本又说：“怎么回事呢？看来你们这些直觉判断能力很差的人，不宜玩桥牌，算了！以后不要再玩了。”

就这样，山本五十六制止住了舰上下围棋、打麻将、玩桥牌的歪风。

山本五十六的赌博风格与他的作战指挥风格有许多相似之处。山本五十六在日本驻美大使馆任武官时，大使馆来了一个名叫法华津孝太的外务省试用外交官。法华津孝太原来就会下将棋。到任华盛顿几天之后，他列席参加了松平大使

举办的招待宴会。饭后，山本五十六走到法华津孝太面前说：“你会下将棋吧？”“会。”法华津孝太的话音刚落，山本便马上要来了将棋，布好棋子儿，列开阵势，两个人“杀”了起来。趁对方尚未摸清自己的棋路之时，山本五十六发动突然袭击，从中路飞“车”，法华津孝太没料到他这一招，很快失了第一局。法华津孝太头脑很冷静，他边下边仔细观察山本五十六的棋艺特点。他发现，山本五十六只注意猛烈进攻，不注意退守，而且在进攻中主要利用突袭的方法，以求速战速决。法华津孝太针锋相对，先是主动采取守势，以软克硬，顶住对方的猛烈进攻后，再以守为攻。这一招使山本五十六进攻受阻，处于被动状态，结果，连失三局。据说，从那以后，山本五十六再没主动要求同法华津孝太下棋。

这次下棋提醒了法华津孝太。在他战后所写的题为《回忆山本五十六》的一篇文章中深有体会地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如果美国稍留心研究一下日本海军主要指挥将领——山本五十六的个人性格的话，至少也能估计到他可能对夏威夷发动突然袭击。

第二章 海航之父

投身航空的舰炮专家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创始人。但是，他原来并不是搞海军航空兵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炮筒子”——海军舰炮专家。

日本当时培养海军各类军官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的。有幸接受这种教育者，先是要到海军军官学校接受海军军官应接受的海军的一般性教育。毕业后，随舰参加远洋航海，熟悉一段时间的舰上生活和一般业务。然后，再分别送到海军炮兵学校、航海学校、鱼雷学校或通信学校等各种专业技术学校进行专业技术的学习。接着，就是连续几年的实践。在这一基础上，根据每个人的实际表现和需要，再分别进行专门教育，以培养舰炮、鱼雷、通信等专业的各类专家。

山本五十六经过海军炮兵学校普通班和高级班课程的学习，成为优秀的舰炮专家。但是，他在1919年到1921年和1926年到1928年的两次赴美工作期间，却形成了在海上作战中应主要依靠飞机的思想。从此，他的目光从海面上的舰炮逐渐移向空中的飞机。

1915年，刚刚晋升为海军少佐的山本五十六进入日本海

军大学学习。在这所帝国海军的最高学府里，年轻的山本五十六对“刚刚能离地，但还不是飞行”的飞机入了迷。在这里，山本五十六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建议——在海战中把飞机和舰艇结合起来使用。这时，日本海军省的达官们正准备重振对马海战的“神威”，“以战列舰为主体”与德国舰队决一雌雄。“战舰第一”、“大舰巨炮”主义更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然而，倔犟的山本五十六毫不气馁，他坚信“将来最重要的军舰是能搭载飞机的军舰”，飞机一定能够上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山本五十六第一次赴美国任外交官，也是兼学外语的军官。在美国期间，他对美国和墨西哥的石油工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考察。

作为一名驻国外的海军军官，山本五十六十分注意观察他国石油资源情况和航空界的动向。当时的空中作战，尚处于飞行员在空中“互掷石头”的较原始的阶段。那时海军舰船所使用的燃料还是煤。在这样的时代里，山本五十六就注意到了后来成为海军舰船所必不可少的燃料——石油，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出其重要作用的海上作战的空中力量——飞机。

1921年，山本五十六返回日本，在海军大学担任教官。在校期间，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研究。他发表了许多与众不同的意见。他提出“没有石油就没有现代海军”，“海军航空兵在未来战争中将起主角作用”。他的这些见解在当时很难为人所接受。起初，同事们都把他看作一个专事标新立异的人。但最后，人们终于发现他的许多意见都是很有见地的。

1921年，日本海军效仿英国的圣培尔飞行团，在霞浦组建了航空队。这是日本海军的第一个航空兵飞行训练基地，实际上也就是日本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前身。由于山本五十六对海军航空兵的作战理论颇有研究，所以引起了上司的注意，被派往霞浦航空队任副队长兼教育长。据说，这一新职，是山本五十六自愿请命担任的。

到航空兵部门任职，这对舰炮专家的山本五十六来说，的确是跨入了一个新的领域。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自此，他专心致力于海军航空事业。

据说，起初，霞浦航空队里对山本五十六有一种反感情绪。有人曾这样发牢骚说：“像他那样一个根本没有跟飞机打过交道的人，也突然跑到航空队来当头目。究竟是想干什么呀？！真是岂有此理。”

山本五十六对飞机驾驶术原来的确不内行，但自从到了航空队以后，加紧学习与航空有关的各方面的知识。每当别人就寝后，他房间里的灯一直亮到午夜。他每天坚持接受几个小时的飞行训练。由于刻苦努力，他终于达到了能够单独驾驶教练机的程度。

山本五十六对部下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丝毫也不迁就。当时，航空队里存在有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飞行员恃有一技之长，产生一种优越感，居功自傲；另一种是由于飞行中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有今天没明天”的思想，对一切都毫无顾忌，规章制度、生活纪律统统都不放在眼里。迟到、早退和私自离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纪律松弛，作风散漫已成风气。

山本五十六来到航空队后，针对这些不良倾向，开始进行纪律和作风的整顿。

与此同时，山本五十六又很注意从生活上给飞行员以必要的关心和照顾。

因而，尽管他学飞行的时间不长，对飞行员的要求极严。但他还是在航空队中树起了很高的威信。1926年，山本五十六告别航空队离开日本，再次前往美国。霞浦海军航空队的官兵对他的离去，感到非常惋惜。因此，当山本五十六乘“天洋丸”驶出横滨港时，航空队的飞行员们驾驶整整一个中队的飞机，出现在“天洋丸”上空，并作俯冲动作掠过船头，以示同副队长的惜别。

1927年，也就是山本五十六再次赴美国的第二年，美航空界出现了惊人的壮举。这一年的5月，林德伯德驾机成功地横越大西洋，同年6月，另一位叫伯德的美国人也成功地飞越了大西洋。

山本五十六敏锐地注意到，这种跨越海洋长距离地飞行，按仪表飞行和实施天体导航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制工作。伯德在飞越大西洋的过程中，就应用了这种先进的机上导航设备。然而，日本却依然完全依靠飞行员的直观感觉。山本五十六深刻地认识到，日本海军航空兵如不摆脱飞行中完全依赖飞行员的直观感觉的旧框框，转而注重研究和使用导航仪器的话，将势必陷于绝境。

1928年3月，山本五十六卸任回国。国外航空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山本五十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发展

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决心。

1930年，山本五十六出任了海军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在这期间，他逐渐形成了日本海军应以发展航空兵为重点的“空海军主义”的思想。他认为，“制空先于制海，不制空必不能制海”，在未来战争中，日本必须“靠飞机掌握制海权”。所以，必须大力发展鱼雷轰炸机和远程轰炸机，并且应能使之适用于航空母舰部队的需要。但当时海军界那种以战列舰为主的传统观念，仍旧占着统治地位。大部分高级将领只是把飞机作为一种海上作战的辅助兵器，特别是由于飞机受天气的影响很大，所以山本五十六的观点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他坚持要搞鱼雷轰炸机和远程轰炸机的计划还是得到了批准。这两种机型主要是提供给海军航空兵使用的。这一研制计划的付诸实施，最终导致了质量优越的“零”式战斗机的诞生。

1933年10月，山本五十六登上了第一航空母舰战队司令的岗位。他一到任就开始加紧从事舰载机在海上如何更好地进行对海和对空攻击的试验。为了提高舰载机飞行员的战斗素质，飞行训练的强度也在山本的命令下一再加大，而飞行事故也接踵而至。这引起了飞行员的强烈不满。山本得知后，不仅毫无退让之意，反而严厉训诫部下，应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他还借此机会竭力向部下灌输军国主义思想，宣称在训练中死去也是光荣的行为。为了使飞行员死而无怨，他下令建立死亡飞行员的牌位，每个从旁经过的人都必须向牌位行礼。这一措施受到飞行员的拥护。对因其他原因伤亡的人员及其家属，山本也给予特别的关照，有时还以私人身份，

亲自前往一些下级士兵的遗孤、遗属处慰问、上香。这些行动，使他慢慢地与部下建立了较为融洽的关系，威望也随之越来越高。

建造自己的一流飞机

1935年12月，山本五十六被任命为海军航空本部部长。

这时，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的建造计划即将确定。山本五十六全力反对。他认为，尽管战列舰舰体大力强，不沉性好，威力巨大，但飞机的作用亦不能低估，特别是飞机的性能和攻击力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旦战斗打响，飞机可以从炮火射程之外发起攻势，将军舰击沉。假如把建造这两艘巨舰的款项用于发展海军航空兵，必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证实自己意见的正确，他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但反对者——其中许多人是日本海军的元老，要求他拿出事实来作证明。然而当时，世界海战史上确实还没有一艘大型战舰被飞机击沉的记载。他们指责山本五十六的意见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谈。

海军省的其它部门也指责山本五十六：你们航空本部一味强调飞机的作用，总是“飞机”、“飞机”的，言必称“增加航空军费”。然而，你们的飞机遇到小雨不能起飞；碰到风浪较大的天气也不能活动，这在未来的战争中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有一段时间，山本五十六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可是他毫不气馁，一改以往前任那种对不同意见唯唯诺诺的

做法，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大力发展航空事业。

山本五十六就任航空本部部长时，在海军服役的、日本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都是他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长时，亲自参加经反复试验而定型制造的。在此之前，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建设，包括所使用的飞机的制造，先是以法国为模式，后又效法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又以德国为模仿的对象。那时，只要外国造出一种新式先进的飞机，日本一定要少量引进，然后拆卸，进行详细研究，稍经皮毛性的改装后，便定型批量生产。所以外国的飞机制造商常以讽刺性的口吻这样评论日本说：“假如日本每次购入的飞机不是一架的话，那我就感激不尽。”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自从山本五十六到航空本部工作后，才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他强调：日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由本国自行制造飞机。他的这一认识，要比其他人要早得多。

在山本五十六任航空本部技术部部长时，海军中最先进的飞机，就是根据他的指导思想于1933年研制的“八式”特种侦察机。这种飞机装有两台发动机，是远程陆基机。第二年即1934年，这种飞机加以改造后成为“九式”中型陆基轰炸机。后来，于1936年投入了批量生产，被称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它是一种中型机。这种飞机，采用活动式起落架，机身细长，为全金属单壳式结构，外形美观，作战性能良好。它的出现，标志着日本的飞机制造技术达到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当时在世界上是很有名气的。

山本五十六重视这种飞机的研制和生产，是因为他考虑

到，用这种飞机可以有效地削弱美国海军的力量。在未来对美作战中，有利于力量处于劣势的日本海军。假使优势的美国海军舰队横渡太平洋向西进击日本的话，劣势的日本海军可以用这种飞机，到近海以外的海域上空去迎击敌人，使美国舰队未到达近海同日本舰队交战之前，力量就被削弱，或与日本舰队相匹敌，或劣于日本舰队。就使用飞机而论，如果用航空母舰上的小型舰基机的话，因其活动半径同敌方都是一样的，未必能取得对敌优势。另外，使用这种陆基轰炸机，还可以充分利用日本占领的南洋各岛，把这些岛屿当作供这种飞机起飞的“不沉的航空舰”。必要时，还可以把飞机从这一岛的基地上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岛的基地上，以便做到先敌发现和先敌攻击。

为满足这种飞机的训练要求，还相继修建了木更津、鹿屋这两个著名的机场，并组建了木更津、鹿屋两个海军航空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发生。木更津、鹿屋两个航空队合编为第一航空队，迅速进驻台湾。1937年8月14日，飞机分别从台北和驻日本的基地起飞，对中国的杭州、广德（在安徽省）空军基地进行了轰炸。这次大轰炸持续了三天，使当时国民党空军濒于瘫痪。这是“九六”式陆基轰炸机首次参加实战。

“九六”式陆基轰炸机的出现和成功地参加实战，使世界各国的航空专家们大为震惊。他们感叹道：在短短的几年内，日本竟能不声不响地研制成功并大量生产出如此先进，并具有先进驾驶仪和各种无线电装置的飞机，实在出乎人们的意

料。使他们更为惊叹的是，日本海军居然能在很短的时期内，熟练地掌握驾驶这种飞机的复杂技术，并能在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往返飞行 2000 公里，顺利地完成了跨海轰炸任务。

“九六”式陆基轰炸机，成功地完成跨海轰炸任务时，山本五十六不再担任航空本部部长，但对“九六”式陆基轰炸机所显现出来的巨大威力不会不感到高兴的。

“九六”式陆基轰炸机出现后，日本又分别于 1937 年和 1940 年开始启用“九七”式舰基轰炸机和“零”式舰基战斗机。这些飞机虽然在山本五十六离任航空本部部长以后开始启用，但同山本五十六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山本五十六任航空本部部长时，每月都要到飞机制造公司去几次，进行调查研究，协助厂家采取有效的发展措施。在山本五十六的努力下，日本的航空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生产飞机的数量一度跃居世界第二位，其中确有山本五十六的功劳。

山本五十六任航空本部部长期间，不仅常到飞机制造公司去，而且经常到海军航空兵部队去，他曾任副队长的霞浦航空队更是他常去的地方。

山本五十六每次到航空队去，总要详细了解有关飞机的使用情况。诸如性能如何，飞行员驾驶时的感觉怎样？等等。并且，每每还要亲自登机飞几圈试一试。据说，他的飞行时间之多，在海军首脑中，是罕见的。

经过山本五十六的不懈努力，几年后，日本海军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风翔”号、“瑞鹤”号、“翔鹤”号等航空母舰相继下水，海军航空兵的飞机的质量和战术技术水平都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山本五十六对日本帝国海军航空兵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人们是这样评论他的：“大体说来，包括日本海军大学在内，为了赢得战争，他们虽然知道使用先进武器，然而却很少想去如何研制这些先进武器。而山本则不然，在他的头脑中，不但早就有国家总体战略思想，而且为使之付诸实现，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提高日本海军的战斗力而竭尽全力研制飞机。”后来升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终于能够指挥经他苦心经营、研制出来的具有先进设备性能良好的飞机，驰骋于太平洋战场上。

战云笼罩的欢迎仪式

1939年9月1日，纪州和歌之浦港的天空万里无云，天气燥热。港外的海面上，静静地停泊着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七、八十艘军舰，看上去格外雄伟、壮观。临时中断演习的联合舰队正焦急地等待着自己新任司令长官的到来。

停靠在港内栈桥边的长官专用机动快艇在烈日下已等候多时了。当身着白色制服的山本五十六跨上小艇进入舱室时，初次见到山本五十六长官而紧张得涨红了脸的年轻军官便下令开船，小艇迅速地离开岸边。

小艇在闪闪发着银光的海面上急驶，“长门”号——山本五十六未来的座舰已渐渐接近。这时，山本五十六的脑海中又浮现出8月30日在皇宫中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就在这一天，山本五十六在宫中参加了天皇陛下亲自任命他为海军联

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一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他发誓：“受命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此乃一军人之最高荣誉。我已下定决心，誓死尽职。”

在“长门”舰上，联合舰队各舰队和支队的司令官以及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们在甲板上坐次有序，排列井然。他们在恭候着自己的新任司令长官所乘快艇的到来。

快艇一靠近“长门”号，山本五十六就敏捷地跃上了扶梯。早已等候在舷梯入口处的信号兵吹起了管乐。此时，长官艇上飘动着的中将旗降了下来。同时，“长门”舰的桅杆上升起了帅旗，军乐队奏起了预先选定的欢迎曲。跨进舷门的山本五十六一边给前来欢迎的官兵行举手礼，一边从专供长官出入的甲板出入口走进了司令长官的办公室。从此，山本五十六开始了自己迭荡起伏的海上生活，一直到他毙命。

山本五十六到任的这一天，即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法西斯德国迅速席卷了中欧和西欧，法国败降，英军退守本土与德国进行空战，而美国则仍被孤立主义所束缚而置身事外。日本军国主义为希特勒的暂时胜利所鼓舞，图谋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扩大侵略。

从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进一步膨胀。军国主义分子于山本五十六任现职前的1936年发动了“二·二六事变”。日本政府官员更迭频繁，总的趋势是更加法西斯化，也更富于侵略性。在此期间，日本海军和陆军之间经常发生意见冲突，焦点是关于日本应否和德国建立军事联盟。山本五十六同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对结盟有保留，因而受到陆军极右派的嫉恨。山本五十六被视为“亲美、英分子”，就连他参

加了一次英国大使馆的电影晚会也受到大肆攻击。

其实，日本海军很早就已经确定美国为其假想敌，山本五十六等人和陆军的不同点就在于如何寻求最有利的时机和最佳的方案，以确保立于不败之地，使日本得以称霸西太平洋。在这场争论中，山本五十六因处于少数人的地位，而经常受到攻击。有人写恐吓信，有人递交宣言和请愿书，要求山本五十六改变立场或辞职。还有情报说，极右团体已准备好暗杀山本五十六。因此，山本五十六在下班之后往往换上便衣，躲到朋友家或艺妓馆里去打麻将、玩桥牌。最后，山本五十六不得不接受宪兵对他的“保护”，并在外出时带着一管催泪剂，以备有人袭击时用来自卫。最后，米内在辞去海相时，推荐山本五十六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而没有让他接任海相。据说，米内认为，只有让山本五十六到海上去，才是保住他性命的最好办法。

山本五十六担任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并继续致力于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和作战使用方面的研究。

1939年10月，山本五十六决定组织舰队在日向滩进行一次代号为“123号作业”的演习。演习的计划安排是这样的：驻泊在志布志的舰队从有明湾出发，经过九州东海岸北上，向佐伯进发；航空队搜索海上北上的舰队，并利用夜间对舰队实施攻击。

演习中，鱼雷轰炸机“顽强”地攻击了不断进行机动的航空母舰和战列舰。导演部判定，被攻击的舰只半数以上失去了战斗力。

山本五十六的旗舰“长门”号也参加了这次演习。演习中，27架鱼雷轰炸机，紧紧盯住了“长门”号。夜间，“长门”号大开探照灯扰乱跟踪飞机的视线，并用高炮向空中的飞机猛烈射击，同时，加快舰速拼命逃脱。但是，鱼雷轰炸机巧妙地避开了高炮的反击，紧追不舍，连连向舰上投放训练使用的鱼雷，弹不虚发，颗颗命中。

山本五十六在舰上看到这一情景非常高兴。山本五十六得意地说：“看来，任何舰只遭到鱼雷机的攻击都无法保护自己。”演习结果成为山本五十六反击那些不赞成发展海军航空兵观点的人的有力武器，同时，也表明山本五十六倾力发展的海军航空兵正逐步走向成熟。山本五十六梦寐以求的新型海军终于出现在日本海和西太平洋上。

这时，在欧洲战场上，发生了一件使山本五十六坚定在未来海战中使用航空兵的事件。

1940年9月，“光辉”号航空母舰被编入英国地中海舰队。此时，英国和意大利正为夺取地中海的制海权进行着激烈的角逐。A·L·莱斯特海军少将任英国海军航空母舰战队司令，他决定对一向停泊于爱奥尼亚海塔兰托军港的意大利舰队主力发动一次空中鱼雷攻击。

11月11日，英国舰队突然发起了这场代号为“判断”的突击。飞机在由英国航空母舰起飞向塔兰托发动攻击一小时后，又发动了第二攻击波，总共有20架鱼雷轰炸机和8架轰炸机在4架照明机的引导下对塔兰托军港进行了鱼雷和炸弹攻击。

“塔兰托事件”后，意大利海军的主力舰只剩下3艘战列

舰，其他的全部处于瘫痪状态。此时，地中海的英意海军力量对比，英方处于绝对优势，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曾吹嘘的“意大利的池塘”的地中海，名符其实地成了英国的池塘。用鱼雷机袭击停泊于军港内的舰只，并取得辉煌战果，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是第一次。

世界各国报纸都对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斗作了大肆报道，日本报纸也转载了英国海军部发表的公报。山本五十六对这一事件极为关注。这件事，不但进一步坚定了他在未来海战中使用航空兵的信念，而且，据说这一事件对他以后确定袭击美军珍珠港的作战方式有很大的启发。

第三章 箭在弦上

深思熟虑的《意见书》

1940年7月，刚刚组阁半年的米内内阁在极右势力的冲击下，不得不宣布总辞职。紧接着，近卫文彥第二次上台组阁。新内阁刚一成立，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问题。两个月之后的9月27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通过。

山本五十六意识到，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的签署，意味着日美之战不可避免。但是，他在东京参加海军省的上层会议时，却没有直接了当地加以反对，而是按照日本海军的“一贯传统”，首先表示绝对服从，随后才提出，日军80%的物资都要从美英控制区获得，一旦签署三国同盟条约，在物资供应方面将会发生困难。

这次会议之后，首相近卫文彥接见了山本五十六。他询问山本五十六，一旦日美开战，海军的看法如何？山本五十六回答说，假如一定要打的话，他敢保证在最初的6个月可以奋战一番。假如战争持续两、三年的话，他对于未来的变化毫无信心。

山本五十六参加完东京会议返回“长门”号旗舰后，不

得不反复地思考：日本和美国开战已成定势。一旦日美开战，如何去打这一仗？他认为，日本不可能战胜美国，即使取得一定胜利然后求和也不可能，只有采取特殊的方法来求得出路。

经过深思熟虑，1941年1月7日，山本五十六向海军大臣及川古治郎上呈了包括有打算袭击珍珠港内容的《关于战备的意见书》，这是山本五十六袭击珍珠港的打算第一次正式以文字形式出现。他在《意见书》中写到：“……以海军联合舰队之愚见，与美英一战已成定局。故此，应从速审慎酌定备战、训练及作战计划等一应事宜，万望勿失良机。”

在《意见书》的第四部分中，山本五十六详细地阐述了开战初期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和计划：“用第1、第2航空战队的全部航空兵力，乘月夜或黎明的光亮，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力求全歼’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队；由鱼雷战队（驱逐舰部队）担负护卫前往作战的我航空母舰和舰上飞机及飞行人员的任务；派潜艇部队潜伏在珍珠港出口海域水下，待轰炸开始后，击沉企图出港逃走的美国舰只，造成港口堵塞……”

山本五十六《意见书》对美作战的指导思想是，在开战之初，组成强有力的航母突击编队，对美国太平洋舰队驻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基地进行突然集中的袭击，一举摧毁美国舰队的主力，使美国海军和美国国内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山本五十六建议，为了完成这一计划，希望另派人担任联合舰队司令，他个人准备亲率突击编队去袭击珍珠港。在上书的同时，他将计划概要告知联合舰队第11航

空战队参谋长大西隼次郎少将，请他对计划加以研究并负责具体细节的拟制工作。

不料，在山本五十六上书 20 天之后，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发生了：日本海军要袭击珍珠港已成了东京的街头传闻。1 月 29 日，以“日本通”著称的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竟然也获悉了这一消息。格鲁马上用密码电报提醒美国国务院：“据卑职的同僚驻日使节贝尔所言和从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方面得知，值此日美关系紧张之际，日本正在计划袭击我珍珠港。尽管贝尔使节认为，这只不过是日方异想天开。然而各种迹象迫使我不能不信，至少是有这种可能。经再三考虑，我认为，还是电告政府为好，以便严加防范。”但令日本人大感幸运的是，美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震惊，格鲁的电文虽被抄送到美军作战部门，可是专家们却认为，这“纯属虚构”。1941 年 2 月 1 日，美国作战部部长发给太平洋舰队司令的题为“关于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流言”的电报中却说：“所谓日本计划要袭击珍珠港之说，确系流言，作为美国海军情报部，根本不予相信。”

山本五十六的《意见书》，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上报的，他在报告中专门加注：“仅限于大臣阁下一人阅看，阅后请立即烧毁。”那么，这一绝密计划是怎样泄露出来的呢？时至今日，这仍然是个谜。但是，对于美国政府和海军首脑，对于这样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究竟为何持这样冷漠的态度，也确实令人费解。即使到今天，也仍然还是个难解之谜。

山本五十六提出对珍珠港作战计划的时候，正是日本海军作战方式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当时，日本海军仍然坚持

着以战列舰为核心的大炮巨舰主义的传统作战方式。自从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大胜沙俄舰队以来，日本海军就充满着海上争霸的思想，主张依靠舰队进行决战，以战胜海上强国，独霸西太平洋。早在1907年，即在日本战胜沙俄舰队的第二年，日本就把美国视为其在西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的主要对手。日本长期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在日美开战之后，日本将全力攻占菲律宾，以剥夺美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主要基地，待美国的舰队前来增援时，日本将在小笠原群岛一线配置警戒部队，以搜索、袭扰美国舰队，同时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日本主力舰队则待机于奄美大岛附近海域，向美舰队前进方向出击，全力进行决战，以期战而胜之。此后，计划几经修订，日主力舰队的迎击海域，由日本近海向东推进到小笠原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以西海域，至1940年左右推进到马绍尔群岛以北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海域，但其基本方针仍然是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所谓“邀击作战”的被动防御的原则。山本五十六则力排众议，认为日美海军的兵力对比是7.5：10，日本居于劣势，但在太平洋海区，日本海军的关键性兵力——航空母舰方面以10：3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用“邀击作战”的方式，进行战列舰为主体的海上主力决战是难以奏效的，而必须“以航空母舰为基地”，主动对珍珠港实施奇袭。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最初不仅在海军省的军令部遭到反对，在联合舰队内部也引起了激烈争论。反对这一计划的包括后来担任突击舰队司令官的南云忠一海军中将。但山本五十六力排众议，并以辞职相要挟，终于使这一计划得到批准。

就在这一年的 11 月，山本五十六官阶升至海军大将，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顶峰。

胆颤心惊的演练

1941 年 6 月 22 日，法西斯德国向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短短十几天之内，德军突破苏联边界 600 多公里。此时，日美秘密谈判正陷入僵局。消息传来，日本军国主义份子摩拳擦掌，蠢蠢欲动，在统治集团内部，迅速爆发了一场“南进”还是“北进”的争吵。结果，主张“南进”的实力派占了上风。

7 月 2 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心“跨出南进的步伐”，为独霸中国，独霸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不辞对英美一战”。

7 月 24 日，日军肆无忌惮地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日美矛盾加剧，从而导致了日美秘密谈判暂时中断。做为对日本政府的回敬，美国宣告对日本全面实行石油禁运。石油，是日本的命根子，如果石油不能进口，日本在两年之内库存就会消耗殆尽，军舰和飞机都将成为一堆废铁。日本人见此情形，杀气剧增，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叫嚷：“与其坐待石油日渐枯竭，倒不如先发制人。”

8 月 17 日，罗斯福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强烈警告日本止步，否则，美国将被迫采取任何和一切必要的步骤。日本见此势头，未敢轻举妄动，为进一步试探美国的意图和虚实，建议恢复谈判。

然而，就在日美恢复谈判没几天的9月6日，在日本东京，御前会议讨论通过了解决南方问题的《基本国策纲要》。日本确定了对美一战的决心。10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11月5日，山本五十六接到了军令部总长永野奉天皇之旨发来的《大海令一号》的命令：“……我大日本帝国自存自卫，已决定在12月上旬，同美国、英国及荷兰开战……”根据这一命令，山本五十六于当日向联合舰队发布了《联合舰队绝密一号作战命令》。

其实，早在此之前的5月份，山本五十六就已开始了以珍珠港为突击对象的战前准备。联合舰队特意挑选了港口狭隘、四面环山、地势与珍珠港极为相似的鹿儿岛湾进行秘密飞行训练。

对鱼雷轰炸机队的训练要求是，从鸭池基地起飞后，在鹿儿岛市北部上空2000米的高度集结，然后单机向南以距地面40米的高度飞向鹿儿岛港。越过海岸线后，再将飞行高度降至20米，作发射鱼雷的动作，尔后向右急转迅速爬高退出。

在鹿儿岛的甲川河口，距海岸不远处的盐尾，有一个以娼妓而著称的女郎屋町（小镇）。这里就是训练中想定的瓦湖岛（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中的主要岛屿之一）希卡姆机场。湾内的浮标被看作是福特岛。鱼雷轰炸采取超低空飞行，在地面，飞行员的面容清楚可见。飞机贴着屋顶掠过，向海中的浮标作俯冲飞行，到不能再降低高度的程度，拉起迅速爬高。

这种训练使飞行员胆颤心惊，因为在20米高度上发射鱼雷，稍不留神，飞机就会一头扎到海里去。

水平轰炸机的训练则是在离鹿儿岛不远的有明志布志海岸的海军轰炸靶场进行的。日本人在地面上画出同美国“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同样大小的白色标志，每天进行投弹训练，最后达到了在3000米高度投弹误差一般不超过30米，这就保证了80%的命中率。

同时，海军科研部门积极研制浅海鱼雷，以便能在水深几米的珍珠港中使用。

各类舰艇则利用风大浪高的天气，紧张地进行海上加油训练，以适应北上航线的恶劣气候。

在这期间，山本五十六还派遣了潜艇等侦察兵力秘密潜入目标区实施侦察，收集情报，并频频地组织了与奇袭无关的演习，迷惑美军。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就在舰队离港开赴珍珠港前的11月3日，山本五十六又组织了以6艘航空母舰为主，以佐伯湾为假定目标——珍珠港的检验性演习。虽然舰队进攻珍珠港的日期已经接近，但演习还是于11月3日午夜开始了。演习共持续了3天。正是在这次演习中，山本五十六接到了日本决定向珍珠港攻击的《大海令第一号》。

就在日本海军频繁进行实战演习的同时，日本海军于9月16日至17日，在海军大学进行了以夏威夷为袭击目标的图上作业。这次演习的结果是：击沉美国主力舰4艘，重创1艘；击沉航空母舰2艘、重创1艘；击落敌机180架。此外，还击沉、重创敌巡洋舰6艘。日方损失也很大：战斗打响的第一天，被击沉航空母舰2艘，2艘负轻伤；损失飞机127架。

据说，这次演习的结果使那些反对山本五十六攻击珍珠

港的人感到担忧，认为攻击珍珠港凶多吉少。直到袭击珍珠港成功前，无论是军令部，还是被派往夏威夷作战的机动舰队指挥部，都对成功的可能性持慎重态度。但山本五十六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

单冠湾的神秘舰队

在南北绵延的日本列岛北面，紧靠北海道东端根室海峡有千岛群岛的国后岛，再往北越过国后水道，就是群岛中最大的岛——择捉岛。它是个细长条，从东北伸向西南，东西长约 200 公里。岛的中部南岸有单冠湾，它的外港叫年萌港，内港叫天宁港。它们都是一些小鱼港，几乎不为人们所注意。通常，只有渔汛季节时，这里才是渔船的集散地。这是北方一个偏僻的港湾。

千岛的冬天来得很早，十一月便开始下雪。除了北海道的班船偶尔来这里给岛上居民送粮食外，再没有什么人到这里访问了。冬天，随着大雪纷飞，岛上显得安静和平。

就在这个偏僻的单冠湾，使岛民深为震惊的事发生了——成群结队的军舰涌入港湾。

一艘、两艘……越来越多。岛上的儿童爬上高坡吃惊地数着陆续开来的未曾见过的那些浮在海上的钢铁怪物。他们当然不知道，日本联合舰队派出袭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开始集结了，射向太平洋珍珠港的战争之箭已在弦上。

山本五十六继 11 月 5 日“一号作战命令”之后，又向联合舰队的各部队下达了第二号命令——“关于开战第一阶段

的部署”。

两天后的11月13日，山本五十六把各舰队的司令长官、参谋长和首席参谋等招集到岩国海军航空队，在向他们作了关于作战命令的说明，并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明确到：没有意外情况，作战日期就定在12月8日；机动舰队的主力于11月21日前集结到千岛群岛的单冠湾，并于11月底前从该湾起航，取北向航路向夏威夷进发。

据说，直到此时，山本五十六虽在积极策划和准备袭击珍珠港的行动，但对避免日美一战仍抱有幻想。他在这次会议上说：“如果现在华盛顿进行的日美谈判成功的话，我就向机动舰队下达撤退命令。那时，即使进击的母舰已经出发，接到命令后也必须调头返航，不去进击夏威夷。”

待山本五十六说完这番话后，首先表示反对的就是进击夏威夷机动舰队司令长官南云中将。他说：“已经出发的舰队还要返航吗？这未免太过分了。它不单单会影响部队的士气，而且在实际上也很难行得通。”

继南云的发言之后，又有几个指挥官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其中有人说：“这岂不是要把快要撒出去的尿憋回来吗！”

山本五十六听了大为恼火，他正言厉色地说：“养兵千日为了什么呢？！打仗本身并不是目的。即使接到返航的命令也不打算回来的指挥官，干脆现在就不要再出去，即刻辞职好了！”

经过山本五十六的这番训话之后，对此再没有持反对的意见了。

据说，这是山本五十六最后一次流露出避免对美一战的思想。此后，山本五十六再也没有类似的表示了。

舰队的各级指挥官返回各自的部队后，立即开始了起程前的各项工作。

11月15日前后，第一航空舰队所属各飞行队由陆上基地全部转入各航空母舰。

在此期间，袭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舰只，以不同的航线，各自从所在地点悄悄出发，一艘、两艘地驶往单冠湾。为了防止美国潜艇可能在日本附近进行监视，舰艇出发时，特别注意采取了防潜警戒措施。

为了不引起美军的注意，在舰队的集结过程中，特别注意了航路的选择问题，使航线尽量远离商船航道。有的舰只绕道太平洋，有的取道日本海前往单冠湾。各舰船以及舰载机的收发报机一律保持无线电静默。

到11月21日，除“加贺”号航空母舰没有到位外，其余舰只全部集结完毕。22日“加贺”号也驶入单冠湾。“加贺”号晚到一天是由于等待装载新改进的鱼雷。这种鱼雷是由大村海军飞机工厂加工改装的。机动部队从内地出发时，工厂仍然没有把这种鱼雷如数交清。“加贺”号当时正在佐世保军港，所以决定把它暂时留下来，等待装载所欠的那部分鱼雷。

由于舰队出发集结时间紧迫，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舰上。水平轰炸机使用的800公斤穿甲弹是用战列舰的十六英寸炮弹临时改装的。炸弹倒是好不容易赶制出来了。但是，机动部队快要起航的时候又发现，水平轰炸机原来的投弹装置不能装这种炸弹。时间很紧，一时手足无措。最后，工厂的工人只好上舰，在机动部队驶往单冠湾途中，在航空母舰

上改装水平轰炸机的投弹装置，好歹总算完成了任务。

日本海军为了保守袭击珍珠港的秘密企图，所采取的措施是很周到的。珍珠港作战计划与一般作战计划单独分开，只通知有关部队，而且在有关部队中，直到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发前，才只有一小部分有关人员得到通知，大部分人则不了解内情。

舰队进入单冠湾后，便切断了岛上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全岛如同装在闷葫芦里一样，不仅断绝了交通，通信联系也被切断。在岛的周围，派出了警戒舰艇。机动部队从这里出发后，这种状态仍一直保持着，直到12月8日日本当局宣布开战时才给予解除。

机动舰队离港前去集结的时候，没有那种在人群的欢呼声中出征的热烈场面。舰员没有一个人与自己的亲属说一句告别的话。由于准备作战，不需要的东西都不留在舰上。当然，私人自备品也不例外。这些私人物品还不准直接寄回家里，要由所在军港的舰船仓库保管等到开战的那一天。对私人信件也同样处理。写给父母、妻子和子女的所有信件，一律进行了检查，而且还扣押到开战那一天才发出。

第四章 离弦之箭

高高升起的 Z 字旗

1941 年 11 月 26 日上午六时，密云低垂，朔风怒吼，旗舰“赤城”号上升起了信号旗。各舰的航海士向舰长报告：“旗信（旗舰发出的信号）！起锚，准备启航！”

随着旗舰上的信号旗下落，南云忠一中将率领的强大的日本海军机动舰队——航空母舰 6 艘、战列舰 2 艘、重巡洋舰 2 艘、轻巡洋舰 1 艘、驱逐舰 9 艘、潜艇 3 艘、加油船 3 艘开始按规定的出港顺序起锚了。

4 万吨的“赤城”号像在静静的海面上滑过一样，从第二航空战队旗舰“苍龙”号旁边驶过。在“赤城”号的后甲板上，军乐队拼命地吹奏着《军舰进行曲》。

机动舰队由三艘潜艇为先导，依次驶离了单冠湾。

这是一次秘密的出击，没有人送行。只有在单冠湾外面监视敌潜艇并实施反潜巡逻的一艘警戒舰，发来了信号：“祝一帆风顺。”这艘警戒舰自然不知道机动部队出发的真正目的，它发来信号，单纯表示礼仪而已。

“赤城”号一边回答，一边悄悄地穿行而去。不久，机动舰队以 6 艘航空母舰为中心，编成了壮观的环形警戒航行队

形，航向 97° ，向远在 3000 海里外的珍珠港杀去。

机动舰队离开单冠湾向珍珠港进发后的第六天，也就是通过东经 180° 国际日期变更线的 12 月 1 日，在日本东京皇宫会议室内，召开了由东条内阁全体成员、原枢密院议长、永野军令部总长、杉山参谋总长参加的御前会议，正式决定：“根据 11 月 5 日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而进行的日美谈判终于未能成功，帝国宣布对美、英、荷开战。”

这一天，军令部总长永野以《大海令第九号》下达了开战命令。第二天，又发布了指定开战期限的《大海令第十二号》命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务必在 12 月 8 日后根据《大海令第九号》发动武力。”这一天，也就是 12 月 2 日下午 5 时 30 分，山本五十六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发出了“攀登新高山 1208”的电报。电文的意思是“定于 12 月 8 日按预定计划攻击珍珠港”。

这一精选的日子，把必需的两个因素都考虑进去了：这一天是夏威夷珍珠港的 12 月 7 日，星期天，是美军雷打不动的休假日；这一天舰艇泊港，警惕性松懈；该日从半夜到日出前有下弦月，便于做突袭的准备工作。

南云忠一指挥的进击珍珠港的机动舰队，从单冠湾出发时，曾取航向近似正东的 97° 方向驶去。行至西经 165° ，北纬 43° 的位置时，突然取向朝南（西经 145° ）直奔夏威夷而去。在海图上看，先是向东转而又向南，近似拐 3 个直角弯，像倒栽葱一样直逼夏威夷。

从日本本土出发驶向夏威夷群岛，通常有三条航线可供选择：一是经过阿留申群岛以南的北航线；二是商船通常使

用的中航线；三是经马绍尔群岛从西南方向接近夏威夷的南航线。三条航线各有利弊。北航线远离美军所占岛屿的岸基航空兵的巡逻范围，冬季无商船航行。采用这条航线，便于隐蔽，易于取得突然性，但经过的海区气候恶劣，浪大雾多，海上加油和编队航行非常困难。中航线和南航线与北航线正好相反，海面平静，编队、海上加油和航行比较容易。特别是如果走南线，除了续航力较小的驱逐航外，其余舰只无需在海上加油。但是，这两条航线都靠近美占岛屿，所以不被美机发现是不大可能的。经过全面权衡之后，日军最后决定选择有利于突袭的北航线。

连日来，北太平洋洋面上浓雾弥漫，不见阳光，水兵们的身上湿漉漉的。从12月5日开始，舰队进入安全海域，海浪越来越小，气温也逐渐升高。

山本五十六为舰队捏一把汗，他所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海上的气候问题。

据统计，舰队所要通过的北太平洋海域的12月份，31天中，24天有暴风雨，只有7天是好天气。

在这样恶劣的气候环境中航行，舰队平安顺利地得到燃料补给，只有50%的把握。

幸运的是，舰队出发后，在向东行的途中，正好遇到来自西伯利亚自西向东的高气压。因此，舰队在危险海域中航行时，非常平安，没遇到任何风浪。山本五十六仰望蓝天高兴地说：“上天赐我高气压，天助我也。”

12月6日，顺利地完成了为机动舰队加油任务的第2补给船队的三只补给船，向机动舰队发出“祝你们成功”的信

号后，在驱逐舰“霰”号的护卫下，转航向西返回。

山本五十六担心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怕途中遇到别国的舰只或飞机，走漏了消息。

机动舰队之所以选择海上补给非常困难的北航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年来瓦胡岛（夏威夷群岛中的主岛）上的美国巡逻机对该岛的北面从不进行巡逻，几乎就像敞开一样。对于进击夏威夷的机动舰队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它可以隐蔽接近该岛。出乎意料的是，从这年年初开始，美国对该岛实行了全面巡逻。后来，到这年的四五月份，不知什么原因，又停止了对该岛北面的巡逻。

尽管如此，舰队仍然有 50% 被发现的可能性。日军认为，如果机动舰队被发现，突袭企图就会暴露。到那时，舰队就只好放弃进击计划，转攻为守，在远离本土的太平洋上打一场混战。

对此，山本五十六预先下了死命令：机动舰队一旦被别的船只，包括美国船只发现，谁也不准主动向对方实施攻击。只有在受到对方攻击时，才可还击。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受到攻击的其它舰只，也不准自动参战，只有在接到参战的命令后，方可参战反击。

舰队的行进是非常隐蔽的。但是，到 12 月 6 日这天，南云舰队还是遇到了一艘商船。虽然只有一艘，但南云却感到异常紧张。他们密切注视着这艘商船的动静：如果它行动可疑，有用无线电向任何地方报告机动舰队行动情况的迹象，舰队就决心用两三分钟的时间将它击沉海底。不知这艘商船是把南云舰队误认成了演习的舰队，还是根本没有察觉到舰队

的意图？也可能是因为害怕而没敢向外发报吧？反正，没过多长时间，这只商船就乖乖地离开了舰队，悄悄地向远方驶去，从舰队的视野中消失了。

山本五十六担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12月8日这一天，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只是否集中停泊在珍珠港内的问题。

当初，山本五十六把攻击的时间定在8日，就是依据每星期六，美太平洋舰队的舰只，总要开进珍珠港过礼拜天这一惯例确定的。战后，人们曾把山本五十六的这一重大决定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上，看作是他赌徒心态的一个真实写照。

12月7日，舰队收到了东京转发的来自夏威夷的重要情报：“5日，‘内华达’号、‘俄克拉何马’号舰入港，‘克列星敦’号和5艘重巡洋舰出港。故，现珍珠港内在泊舰只有：主力舰8艘，重巡洋舰2艘。A地区有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加列福尼亚’号和‘田纳西’号……”从情报看，美军除航空母舰全部出港和部分重巡洋舰出港外，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舰只大部分均停泊在港内。

对山本五十六来说，所担心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都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一路顺利。据说，突袭成功之后，善于赌博的山本五十六把这次成功说成是“天佑神助”的结果。

随着所担心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山本五十六向南云机动舰队发来了训令：皇国兴废，在此一举，望我军将士，不怕流血牺牲，各尽其职，以告大成。这个训令的内容与日本海大海战时，东乡平八郎发给参战官兵的训令的内容非常相似。

这份训令不久传遍整个机动舰队。随后，“赤城”号在太平洋上升起了Z字旗。五十几年前，在波涛汹涌的对马海峡上，在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的旗舰“三笠”号战列舰上，也曾飘扬着Z字旗。整个舰队进入了临战状态，如脱僵的野马，自北向南高速扑向珍珠港……

费尽心机的迷魂阵

1941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战争危险迫在眉睫。了解日军开战动向，已是当务之急。日本政府对此当然清楚。为达到迷惑美国的目的，日本大摆迷魂阵。

1941年初，日本委派海军上将野村舍三郎为驻美大使，在开战前的一段时间内，与美方会谈达四、五十次之多。在政府间谈判的同时，还派“民间”代表到美国，同与美国总统有密切联系的美国神甫进行所谓“私人交涉”。日本以谈判作掩护，在太平洋地区集中和展开初期作战的陆海空军。日本首相担心这种假和谈、真备战的作法被美国识破，于1941年7月亲自致函美国总统，表示“两国间并无不可用谈判方式解决的问题”。为了进一步麻痹美国，11月5日，即日军下达第一号作战命令的当日，日本政府又派来栖三郎（曾担任过日本驻美国的领事，其妻是美国人）为特使，赴美协助野村进行谈判。此后，日美谈判空前活跃，直到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和在马来亚登陆的同时，日本谈判代表还去会见美国国务卿，照会美国政府，说日本“不拒绝谈判的机会”。

日本还在一艘邮船上大作文章。

“龙田丸”号是日本的一艘排水量为 16955 吨的豪华邮船，它作为“第二次撤侨船”，原定 11 月中旬从横滨启航，开往美国的洛杉矶。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开船的日期一拖再拖，最后才决定于 12 月 2 日启航。更令人捉摸不透的是，启航的前一天，“龙田丸”号船长木村庄平被叫到海军省，交给他一只长方形的木箱，箱子沉甸甸的，里面装有 16 支手枪。船长还被面授机宜……

在“龙田丸”即将离岸之际，海军省的官员还亲自登上邮船，严令木村船长：“为了不让乘客们收听广播，必须把所有真空管都拆下，船上不得拍发任何无线电报。”

12 月 2 日，“龙田丸”庞大的躯体徐徐驶离了横滨码头。当日，《朝日新闻》晚刊以“第二次赴美撤侨，‘龙田丸’启航驶向波澜壮阔的太平洋”为题，进行了大肆渲染式的报道。

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日本人为什么甘心让“龙田丸”那样豪华的邮船自投罗网呢？原来，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日本人故作手脚，把“龙田丸”作为转移美国人视线，掩人耳目的诱饵，以掩护突袭珍珠港的军事冒险行动。目的是让美国人放心，开战时间还很遥远，从而使美国人对日本的意图作出错误的判断。而木村船长早已接到密令：一旦战争打响，立即掉转船头返回日本！那 16 支手枪是用来对付邮船返航时乘客可能发生的反抗，特别是搭乘该船的十几名美国军人。

日本人的迷魂阵不止于此。12 月 5 日清晨，东京车站的横须贺线站台上来了大约 500 名横须贺海军水雷学校的实习

生。这些水兵帽子上的“海军水雷学校”三角旗换成了标有“大日本帝国海军”几个字的三角旗。这些水兵排队向皇宫前广场走去。皇宫前有大约 500 名同样带着“大日本帝国海军”三角旗标志的海军炮术学校的实习生。两个学校的水兵汇合后，一起来到二重桥的广场上朝拜了皇宫。然后，两支队伍又各自按自己的路线分开了。水雷学校的实习生参拜了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后，到有乐町车站附近参观了《朝日新闻》总社。

下午，水兵们自由活动。实习生们到东京闹市区的银座散步，一切都觉得新鲜，一个个呆呆地张着嘴巴出神地四处观望，心里非常愉快。银座的人行道上顿时出现了许多身穿颜色鲜艳的深蓝色海军服、腿缠雪白绑腿的水兵，十分引人注目。

这次参观进行了两天——5 日和 6 日。这些水兵都是横须贺海军各学校的实习生和海兵团（设在日本各镇守府的训练海军下级军官和新兵的机构）学员，总数约 3 千人。

人们看着这些参观东京的水兵，心中产生了种种想法。也有人皱着眉头说：“形势这么紧张还逛东京，岂有此理！未免太逍遥自在了。”还有人赞赏地说：“不愧为日本海军啊！真是从容不迫。”

当然，这种欺骗策略要获成功，必须首先欺骗自己，以达到欺骗敌人的目的。

大本营海军部向横须贺方面的海军各学校和海兵团发出了指示，指令大批实习生和学员以水兵装束大张旗鼓地游览东京，以此作为隐蔽机动部队行动的一个手段。因为美国和

英国等谍报机关拼命刺探日本何时决心开战,在这种情况下,大本营认为,水兵游览东京是掩盖开战决心的适当办法。

因此,在游览东京的过程中,插入了参观报社的项目,这正是出于大本营海军省期望报纸加以报道的考虑而安排的。12月7日的《朝日新闻》晚报以《海军3千名勇士来本社参观》为题作了报道,并且刊登了水兵们参观报社时的照片。这篇报道说:“在孕育着风云的浩瀚的太平洋上,夜以继日地进行紧张训练的大约3000名海军勇士,在境、岩重两大尉率领下,分数组于5日晨到达东京。雄壮的队伍行至二重桥前朝拜了宫城。勇士们在参拜明治神宫和靖国神社之后,于上午10时半来本社参观……”

这时,南云指挥的机动舰队正步步紧逼夏威夷的珍珠港,收音机里已能清楚地收听到夏威夷的无线电广播了。

金梅尔的终生遗憾

日本海军机动舰队就要向珍珠港美太平洋舰队发起突击了。但此时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仍被蒙在鼓里,对珍珠港即将面临的灭顶之灾仍一无所知,这对于他不能不说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1941年2月1日,是一个星期日,在四季常夏的夏威夷珍珠港怡静的海面上,太平洋舰队旗舰“宾夕法尼亚”号的后甲板上,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新老两位司令在口径36厘米的三联装炮长长的炮身下庄严地举行了接交仪式。卸任的是理查森将军,取代他的就是赫斯本·E·金梅尔将军。

对金梅尔将军来说，这天的司令接交仪式是他平生最值得自豪的瞬间。他的两眼闪烁着逼人的光芒，他那宽阔的脸上浮现出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的神情。

从这一天开始，到 10 个月后的 12 月 7 日，又是一个星期日。就在他上任 10 个月后的这个星期日，金梅尔连做梦也不曾想到，厄运降临了！

金梅尔的前任理查森认为，从世界目前的形势来看，只有确保西半球，才是对美国的安全不可缺少的。而美国在太平洋上被卷入战争是个重大的错误。即使从纯粹的海军战略的观点出发，舰队进入夏威夷也是有很多不利之处的。他还认为，与日本舰队相比，美国太平洋舰队不仅处于劣势，而且在人力和物力这两个方面都完全没有准备，太平洋舰队实际上是徒有其表。用这种威慑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行动，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出于这种观点，理查森一直主张舰队回航到美国西海岸，以便进行舰队的整备、补给以及训练等。据说，这正是他辞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最主要的原因。

金梅尔将军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后，对舰队的状况也十分担忧。他分别在 4 月和 5 月先后三次写信给美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向他谈了太平洋舰队的兵力和舰队人员、武器弹药、夏威夷的防卫，以及对孤岛基地的补给等等的不足和存在的缺点。金梅尔强烈要求迅速改善这种状况。特别是在 5 月份的一个报告中，对这种状况作了详细说明，并强调：太平洋舰队如在西太平洋对日本舰队采取进攻性作战，必须有更多的兵力、武器装备及人员。

当时，太平洋舰队 25% 以上的舰上人员都是服役期未滿

一年的士兵，在一部分舰艇上，这样的士兵人数约达 50%。

金梅尔将军指挥着这样一支“残缺不全”的舰队，在这复杂而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对于“缺乏适当的国家政策”表示出极大的关切，并且强烈要求斯塔克作战部长“提供及时情报”。“在发生一切重要的形势变化的时候，要使用可以利用的最迅速而又最可靠的方法通知我们”。但是实际上，金梅尔的这一理所当然的要求，几乎被置之不理。

实际上，就在日本海军机动舰队向珍珠港开进的时候，华盛顿已经破译了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和东京外务省之间的来往电报。但是，没有通告夏威夷。所以，尽管日本总领事馆将珍珠港内停泊舰只的状况及太平洋舰队的动向、夏威夷的防御状况等都已详细地向东京作了报告，但一直被日方窥视的太平洋舰队却全然不知。

金梅尔将军在事后珍珠港事件调查会上说：“我全然不知监听到的檀香山和东京间的电报内容……”“假如我知道这些监听到的日本电报的话，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情况判断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

特别是在珍珠港被袭击前的 12 月 7 日上午 7 时 15 分（华盛顿时间），班布里奇岛美国海军无线电监听站把截收的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用电传发给了华盛顿后，华盛顿已破译了“最后通牒”的最后一部分——第十四部分：“……鉴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态度，帝国政府不能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亦无法达成协议。特此通知美国政府，并深表遗憾。”这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向美国宣战。

同时，华盛顿还破译了东京命令野村大使将“第十四部分”于华盛顿时间“下午1时整递交美国政府”的电文。

美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将军虽然12月6日夜里已获知日本“最后通牒”的前13部分，可是，此时他仍在自己寓所的院子里悠然地散步。直到次日上午10点（华盛顿时间），斯塔克才蹒跚地到达海军部。当他看完日本“最后通牒”的第14部分之后，海军情报局局长威尔逊向他建议：“现在是否立即用电话同金梅尔联系一下？”此时，正是夏威夷凌晨4时45分（距日机离舰飞向珍珠港仅剩2个小时）。只见斯塔克慢慢地把手伸向电话机……忽然，他又把手缩了回来，说道：“电话还是不挂了吧。”改变其主意的理由之一是：在黎明前妨碍金梅尔是一种罪过。

斯塔克决定“在这之前，先同总统商量一下”，然而，白宫电话总机却回答说：总统使用的那条电话线“正在通话”。

当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来到他的办公室，已过了11点。他看完破译的电文，立刻斩钉截铁地说：“各位，我确信：日本军队将在今天下午1时，或1时过后不久便开始发动攻击。我决定向全军司令发出紧急戒备的指令。”这时，恰是华盛顿上午11时25分，在珍珠港以北海面，突击的日机群已飞离了航空母舰，向珍珠港扑去。

马歇尔草草拟好电文，又加上了“也请转告海军部队”几个字，吩咐说：“把这份电报送到发报处，用最快最安全的方法拍发给各指挥官。”

可惜的是，这一指令没有用马歇尔桌上的电话、隔壁房间的秘密电话或海军短波无线电发出，而是通过最费时的西

部联合电信公司拍发的，这中间还要转手三次。

把马歇尔的电文拍发完毕，珍珠港正是清晨 6 时 30 分。电报几经倒手，到珍珠港后已是当地时间下午 2 时 58 分，即日机袭击珍珠港后的 7 小时零 3 分钟，驻夏威夷陆军司令肖特将军才收到马歇尔发来的密码电报：“日本在今天华盛顿时间下午 1 时，将提出相当于最后通牒的文件。日本还下令立即销毁密码机。此时此刻会发生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但必须戒备。这一情况也请转告海军部队。马歇尔”

哭笑不得的肖特将军马上命令：“将这份电报抄本送交金梅尔司令……”

金梅尔向参谋人员大声宣读了这份电报，由于紧张与激愤，他的声调有点抽泣。不一会，盛怒中的金梅尔把那份电报揉成一团，狠狠地摔向地板，随即转向窗口，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珍珠港上已被击溃的太平洋舰队。这对金梅尔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刻骨铭心的遗憾。

当时，给金梅尔带来遗憾的还不止于此。

珍珠港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 4 时 43 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艘扫雷艇“兀鹰”号，在珍珠港的入口处发现了一具潜望镜，这实际上是日本海军为配合这次行动而派出的潜艇。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一海面是禁止美国潜艇潜航的防御海域。“兀鹰”号立即将这个情况通知了在湾口海面巡逻的驱逐舰“守护人”号。6 时 40 分，“守护人”号发现了日本潜艇，并立即进行了炮击，同时施放了深水炸弹。不一会儿，海军巡逻机也参加了战斗。日本潜艇共有两艘，一艘被驱逐舰击沉，另一艘被飞机炸沉。

但是，直到当地时间 6 时 54 分，第 14 海军军区司令部才得到报告，时间已过去 3 个多小时，而他们竟还认为是误会。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值班参谋是当地时间 7 时 20 分才接到情况报告的，核实这个报告又费去了一些时间。到舰队司令金梅尔得知时，已是 7 时 40 分，这离日本机动舰队的飞机开始攻击只有 9 分钟了。到手的警告，就这样被麻痹大意的美军给耽误了。

更令人可笑的是，当天上午 7 时零 2 分，夏威夷的瓦胡岛北端山岗上的雷达站已按惯例关机。此时，两名新兵洛克哈德和埃利奥特出于好奇，又打开了雷达。突然，他们发现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批批目标，他们判断这是从 200 公里外飞来的大机群。

当他们把情况报告谢夫特堡情报中心时，电话总机值班员正在收听电台里播放的歌曲，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让我去找个知道怎么办的人。”恰巧一个名叫泰勒的上尉在场，他接过电话，不加思索地答应到：“用不着担心，这是我们的 B—17 型飞机编队从旧金山飞来。”说完，不等对方讲话，就把电话机放下了。但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的 B—17 型轰炸机实际上只有 12 架，而不是 183 架，它们应从东方，而不是从北方飞来。

受到嘲弄的两个新兵，眼瞅着雷达屏幕上越来越近的机群，也只好做罢。

这一情况作为一个疏于戒备、临阵麻痹、掉以轻心的典型实例，被永远载入美太平洋舰队历史性大悲剧的史册中，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也给金梅尔留下了遗憾。

第五章 美舰浩劫

提前 5 分钟的攻击

12 月 8 日凌晨 1 时 30 分（珍珠港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 6 时 30 分；华盛顿时间 7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南云舰队到达瓦胡岛以北 230 海里处。两小时前，南云收到东京转来的夏威夷潜伏哨吉川的密电，报告珍珠港美太平洋舰队停泊情况是：“战列舰 9 艘、轻型巡洋舰 3 艘、潜水母舰 3 艘、驱逐舰 17 艘。进入船坞的舰艇有轻型巡洋舰 4 艘与驱逐舰 2 艘；重巡洋舰与航空母舰全部离港……檀香山街市平静，亦未实行灯火管制……”

出击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海空一片漆黑，舰板上，风刮得呜呜直响，大浪不时地打到飞行甲板上，战舰剧烈颠簸。航空母舰开始转变航向，朝北逆风航行。旗舰“赤城”号主桅杆的那面 Z 字旗迎风抖动。随着指挥飞机起飞的军官手里的信号灯在黑夜中划出的大圆孤，各航空母舰上的一号飞机，脱掉楔形轮档，向在甲板上跪拜的机械师抛出带汽油味的强劲气流，迅速离舰腾空。

由于飞机负载过重，飞机离开甲板后，不能直接升高，有个下沉的过程，像要坠入海中似的。驾驶员咬紧牙关，瞪大

眼睛，紧握操纵杆，尽全力操纵，才使飞机逐渐升起。甲板上一片欢呼，舰员们挥动着帽子、手臂、小旗，为飞行员们送行。

第一攻击波有 16 个机队：渊田中佐率领的 4 个水平轰炸机队，计 50 架“九七”式舰基轰炸机；村田重治少佐率领的 4 个鱼雷轰炸机队，计 40 架“九七”式舰基轰炸机；高桥赫一少佐率领的 2 个俯冲轰炸机队，计 54 架“九九”式舰基轰炸机；板谷少佐率领的 6 个制空机队，计 45 架“零”式舰基战斗机，其中有 6 架起飞前发生了故障，所以实际起飞的飞机只有 183 架。这 183 架飞机分别从 6 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只用了 15 分钟。

实施第一波攻击的 16 个机队的总指挥官，是渊田美津雄。他的座机的尾翼上涂有红、黄识别色带。

183 架飞机离舰后，在空中仅用 30 分钟就完成了编队。这时，东方晨曦微露，机翼下方一片漆黑的云海渐渐呈现出鱼肚色。

编队后，机群在舰队上空盘旋了一大圈后，从旗舰“赤城”号上空掠过，向南约 200 余海里的珍珠港飞去。

渊田并不担心他的部下会出现飞行事故或技术方面的差错。因为自入夏以来，舰队根据山本五十六的要求，一直在鹿儿岛进行近似突战的严格紧张的训练。所以，他对完成任务满怀信心。

他此时唯一担心的是，怕违背了临出发时山本五十六的带有强制性的命令：“对夏威夷实施投弹攻击的时间，一是要在我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节把日本对美国的最后通牒亲自递

交给美国政府官员手中 30 分钟之后，也就是 8 日上午 3 时 30 分。一秒种也不准提前。”

隔着厚厚的云层，渊田中佐在飞机上看不到海面，无法测定偏流。为防止机群出现偏航，他打开了飞机上的定向仪和收话机，开始接收檀香山广播电台的电波。对准电台电波发射源后，飞机向正确方向飞去。

飞机起飞约 1 个半小时后，先于攻击编队起飞的水上侦察飞机发来了侦察报告。报告较详细地说明了珍珠港在泊的舰只、停泊队形及“风向 80°，风速 14 米，云量 7、云高 1700 米”等有关情况。

不久，渊田从云层的缝隙中逐渐看清了飞机前方被白色海浪冲打得凸凹不齐的长长的海岸线。他已经辨认出，这就是瓦胡岛北端的长胡库角。于是，他命飞机转航向右。

事先，曾定好两套作战方案——奇袭或强攻。这要视美军情况而定。如果美军毫无戒备，则发动奇袭，鱼雷轰炸机首先降至距海面 10 米的高度，向在泊的美国舰队发射鱼雷；假如美军已发现自己的意图并有准备，就采取强攻，由俯冲轰炸机向地面上尚未起飞的飞机和对空高炮群突击，然后，其余飞机向美军舰艇实施攻击。这两套作战方案，需临场指挥官酌情选择。

事先约定，不论是奇袭还是强攻，均以指挥官渊田的信号手枪所发出的信号为准：发一枚信号弹，即为奇袭；发两枚信号弹，即为强攻。

珍珠港上空，天气晴朗，军港上笼罩着一层晨雾。静静的星期日的晨色显得格外迷人。

渊田中佐拿出双筒望远镜，认真地观察着 3000 米以下的珍珠港里的情况。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美军舰上的一个个筐状桅杆。无论是水上的军舰，还是岸上的各种设施，均没有警戒的迹象，港内一片平静。

渊田意识到，这是奇袭的好机会。他伸出右手，拿过信号枪，举过头顶，发出一颗信号弹，示意展开奇袭的队形，准备奇袭。

渊田的信号弹升入空中，各机队随即从原来的飞行队形展开成战斗队形，向待命突袭位署飞去。

村田少佐的鱼雷轰炸机队明白了渊田的意图，开始降低高度。

高桥少佐所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队，也理解了渊田的用意，开始爬高，准备升到 4000 米的高度待命实施俯冲攻击。

只有板谷少佐所率领的制空战斗机队没有注意到渊田的信号弹。

渊田见制空机队毫无反应，无奈又向制空机队飞去的方向发出一枚信号弹，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实施奇袭的作战意图。信号弹在高空拖着长长的一股黑烟。板谷机队终于明白了渊田的展开意图。

但此时正在爬高的由高桥少佐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队把渊田的第二枚信号弹误认为要实施强攻，并要他率先发起俯冲轰炸。因此，在还没有爬到预定的高度——4000 米的情况下，他转而率领他的机队进入急降俯冲态势。

高桥机队的误会行动，给鱼雷轰炸机队的村田少佐带来了被动和麻烦。村田为了摆脱高桥可能给他带来的干扰和妨

碍。他加快了所率机队进入低空的速度。

见此情景，渊田顾不得预定的攻击时间，提前 5 分钟，即 3 点 19 分，命令其身后的报务员连续发出“卜！”的信号。

随着攻击信号的发出，高桥少佐率领的俯冲轰炸机队在惠勒机场上空，投下了第一颗 250 公斤重的炸弹，日本单方面对夏威夷的作战打响了。

全世界都注意到了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美国从睡梦中唤醒的这一时刻：东京时间 1941 年 12 月 8 日凌晨 3 时 19 分；檀香山时间 7 日早晨 7 时 49 分；华盛顿时间 7 日下午 1 时 19 分。

司令长官的忧虑

12 月 7 日和 8 日晨，对山本五十六来说是个难熬的时刻。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全盘作战皆系于此刻。

日本本土广岛湾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的作战室里，四周的墙壁上贴着大比例尺太平洋全域地图和东南亚各海域的海图。大桌子上放着大型地球仪和展开的海图。各种作战命令和电报已装订成册，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小桌子上。

山本五十六微闭双眼，坐在里面大桌子前的折叠椅上。脸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室内除了翻阅电报和沙沙写铅笔字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声响。人们紧张地等待着南云机动舰队的消息。作战室里非常沉静，静得令人感到可怕。

作战室对面的房间是电信室，从这里拉出的电线连接着

作战室桌子上的无线电接收机。参谋们在作战室里可以直接收到无线电信息。

突然，有人小声说到：“呀！时间就要到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抬头扫视了一下舱壁上挂着的海军专用钟。“到了”屋里噼噼啪啪地骚动起来。

就在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的通信兵，手里拿着电报大声喊着：“值班参谋，是连发‘卜’。”跑了进来。

值班参谋佐佐木接过电报，转身向山本五十六报告说：“长官，您已经听到了，发报时间是3点19分。”

这是由机动舰队突击机群总指挥渊田的飞机在瓦胡岛附近海域上空直接发来的。

听了佐佐木的报告，山本五十六睁开眼睛，点了点头。

接着，作战室又连续收到机动舰队发来的奇袭成功的暗码电报——“虎！虎！虎！”以及“敌舰遭我鱼雷机的猛烈攻击，战果辉煌！”等电报。

作战室除收到机动舰队发来的电文报告外，还从作战室的无线电接收机中直接收听到美方的大量明码电报内容。

机动舰队实施两个波次的攻击的战果电告“长门”号旗舰的作战室后，到破晓时分，发来的电报越来越少了。

“长门”号旗舰的幕僚们认为：这次奇袭已经成功了。看得出，他们个个都抑制着内心的喜悦。唯有山本五十六一个人像是在为什么事而担心和发愁，脸上流露出忧郁的神情。

早饭之后，大家有说有笑地离去的时候，山本五十六叫住政务参谋藤井茂说：“我想，你是明白的。战前，我一再强调，我们发起攻击的时间，一定要在我国驻华盛顿的外交使

节把日本对美国的最后通牒亲自交给美国政府官员手中 30 分钟之后，一秒钟也不能提前。我想，外务省方面的外交程序，大概是不会出问题的吧。从截止到现在的电报来看，机动舰队方面也没有出现什么差错。你知道，万一哪个环节上出现失误的话，我们将蒙受‘偷袭’或不宣而战的罪名。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要忽略，要认真查清楚。”

据说，早在 12 月 3 日，山本五十六趁进京之际，向伊藤军令部次长建议，务必在攻击珍珠港之前向美方递交停止谈判的最后通告。12 月 5 日下午，军令部和参谋本部的两位次长拜会了东乡外相，跟外相共同商议了递交停止谈判的通告，即最后通牒的时间。协商结果，决定在开始攻击珍珠港前 30 分钟（开始攻击时间预定为 12 月 8 日 3 时 30 分），即东京时间 12 月 8 日 3 时（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 13 时）在华盛顿把通告递交美方。

可是，事后美国广播说：“珍珠港遭到卑鄙的偷袭。”这件事使山本五十六一直觉得不是滋味，难以解脱。

这时，通讯参谋送来了南云机动舰队返航的电文，这使山本五十六的幕僚们大为吃惊，应乘胜突击，继续扩大战果。于是，他们立即拟定了“良机不可失，继续突袭”的命令。但山本五十六却阻止了他们。他说：“且慢，凡做小偷的，一进门时，因志在必得，并不害怕，而一旦得手，要溜的时候，就会胆颤心惊。在此情况下，有为之人，不用命令，也会去做。不中用的人，就是从远处去打他的屁股也是毫无用处。看来南云这个人是不中用的。”

正如山本五十六所料，南云一踏上撤退的航线，就火急

火燎地往回赶。后来，他尽管收到山本五十六要他在返航途中空袭中途岛的命令，也以天气不好为理由，未予执行。

作为最高指挥官的山本五十六，在部属违背自己命令的时候，非但未加责备，反而予以默认。这一事实表明，在山本五十六的思想深处，实际上有着与南云完全一致的想法。

南云机动舰队返回日本本土后，山本五十六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身份接见了机动舰队的各级指挥官，并发表了训示。

讲话时，山本五十六的态度与人们所期望应该有的那种兴高采烈的态度相反。他的表情非常严肃，没有丝毫的热情。他用提醒和警告的口气说：“诸位务必明白，此次出战，决不是战争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如果因此点滴之得而骄傲的话，只能说明我们不是真正的强兵。胜利之后，不可稍有松懈，要继续系紧钢盔。在这种时候，此点尤为重要。我再次提醒诸君，现在决不是我们最后的凯旋，而是为下一次的出战铺平道路。望诸位继续提高警惕，戒骄戒躁……”

因为此时，山本五十六已经知道，机动舰队的飞机比预定的时间提前5分钟发起了攻击；由于日本大使馆的耽搁，又臭又长的日本“最后通牒”送到华盛顿美国政府时，南云的飞机已经开始轰炸珍珠港半个多小时了。

美国方面，已在国际国内大肆宣传：“日本是背信弃义，是鬼鬼祟祟，并非明攻正取。”“珍珠港事件，是乘我不备的偷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珍珠港的损失和这次血的教训。”美国公众舆论一改过去的反战、厌战情绪，而一致拥护罗斯福，满腔怒火地要求与日本开战。

这正击中了山本五十六的痛处。据说，他直到死，一直为此事而感到苦恼和忧虑。他的这种苦恼和忧虑不仅是他不愿承担小偷的恶名，更主要的是他对美国的战争潜力有深切的了解。日本袭击珍珠港，犹如唤醒了一头睡梦中的狮子，这头狮子迟早会向日本猛扑过来。

第六章 再现辉煌

北上的东方舰队

12月8日，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一天，开始在菲律宾和马来亚同时展开了战略进攻。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战前，英国人一直策划在远东太平洋地区保持一支强大的舰队，来遏止日本可能的南下。然而，由于欧洲战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直到1941年8月，英国海军部才决定派6艘主力舰和1艘航空母舰来新加坡加强东方舰队的实力，然而由于欧洲战事的发展，此议终成一纸空文。只是在丘吉尔强烈干预之下，海军部才象征性地派两艘战列舰奔赴太平洋。这样，在日军向珍珠港发动袭击的前6天，“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才驶抵新加坡。

“威尔士亲王”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造的“乔治五世”型的最新战列舰之一。该舰1937年开始建造，1939年下水，1940年服役，满载排水量为43000吨，最大长度为227米。舰体分成23个防沉密封隔舱，享有“不沉战舰”之美称，加之速度快，装甲厚，炮火猛，因而颇具声名。该舰曾在击毁德新式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海战中征战大西洋。1941年

8月，在举行著名的“大西洋会议”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还亲临此舰与丘吉尔会晤，并一起在“威尔士亲王”号上作礼拜。

战列舰“反击”号长241.1米，满载排水量为36800吨。该舰1915年建造，1916年下水。虽然该舰舰龄较长，但曾在1922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两次进行了现代化更新，因而颇具威力。

两舰加入东方舰队，使英国海军在远东的实力得到了一定的加强，成为日本人在东南亚的心腹大患。

12月8日下午5时35分，菲利普海军上将率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战列舰以及驱逐舰“伊列克特拉”号、“特快”号、“吸血鬼”号和“坦尼多斯”号驶离了新加坡。舰队在航行中，严格保持着无线电静默，避开日军布设的水雷场和潜艇巡逻线，忍受着热带的湿热，在静静的夜晚悄然向北方驶去，矛头直指马来亚东海岸，企图趁日军登陆舰队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歼灭其登陆舰。但是，他的行踪被日本潜艇发现。

此时，山本五十六正率领舰队经四国向南驶去接应返回本土的南云机动舰队。山本五十六在当日下午得到了日本潜艇发现英国两艘战列舰的报告。

“长门”舰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山本五十六早已得知，英国派往远东的两艘战列舰，正以新加坡为基地，到处活动。面对这一新的情况，不论是军令部的幕僚们，还是舰队的有关人员，依照固有的传统习惯，都认为必须派出军舰去迎击英国军舰，否则，就不能置其于死地而获得彻底的胜利。然而山本五十六却不这样认为。他

用下棋作比喻说：“像下象棋一样，我们的对手，手里拿的是军舰，我们也用军舰去对付他，这样以‘车’对‘车’，以‘马’对‘马’，没意思，也没什么便宜可赚。日本对付美国 and 英国这样的对手，不能打消耗战，必须设法用‘卒’去吃掉对方的‘老师’。”

因此，山本五十六决定，用陆基轰炸机去对付这两艘英国战列舰。

当西贡附近的日军航空兵基地接到攻击英军舰只的命令时已经很晚了，南海的天空已渐渐暗了下来。53架轰炸机奉命紧急起飞，准备夜袭英国舰队。

夜幕笼罩着海空，浓云漫无边际，能见度很低，飞行搜索十分困难。突然，1架日机发现海上有两道闪闪发亮的航迹，飞行员认定这就是英国军舰的航迹，立即发出了“发现目标”的急电，并随即投放了一枚照明弹。

照明弹的闪光划破了漆黑的海空，吸引了其它日本轰炸机，各机争先恐后地冲向目标。日机就在实施攻击前的一刹那，却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的旗舰“乌海”号重巡洋舰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巡洋舰部队。

日机飞行员捏了一把冷汗，真是危险，差一点误击了自己的舰队。为了避免发生误伤，日机决定返航，天亮前停止搜索。

说也凑巧，菲利普率领的英国舰队与小泽的巡洋舰部队相距仅5海里左右。但是由于暗夜的恶劣气候作祟，谁也没有发现谁。

然而，在夜幕中，从小泽的巡洋舰上起飞的3架日机却

意外地发现了英国舰队。

12月10日黎明时分，在西贡的日本航空基地上，9架侦察机首先起飞，随后43架轰炸机和51架鱼雷机呼啸着升空。日机爬高到3000米高度后，编队向南飞去。

日本飞机根据小泽巡洋舰部队的情报飞抵预定海域时，却大失所望。只见海水浩荡，已无英舰的踪影。日机几乎飞到新加坡了，也没发现猎物。由于担心燃料消耗太多，日机开始返航。

原来，9日深夜，英国舰队收到日军正在关丹登陆的电报。英国舰队司令菲利普下令舰队改变航向，向新加坡以北大约180海里的关丹驶去。

10清晨，正当日本轰炸机南下搜索英舰队的时候，菲利普率舰队驶抵关丹附近，发现并无日军登陆一事。原来，9日晚菲利普收到的电报内容是一个误传。这时，菲利普并没有率舰火速返回新加坡，而是花了些时间去搜索先前发现的几艘日本拖轮和小舰艇，从而使自己陷入了险境。

接近中午，1架日本侦察机突然在翼下发现了似乎是英舰的6个黑点，立即降低高度，钻出云层。正在这时，只见舰上发出红色信号，遥远的下方突然冒出一缕白烟，炮弹随即在侦察机身旁炸响。日本侦察机随即判断出，这无疑是英国舰队。电键启动，答答作响，发出了日机盼望已久的信号。

正在返航的日本轰炸机群接到电报后，立即改变航向，扑向英国舰队。下午1时03分，日本轰炸机群在前方云层下发现了英国舰队。

菲利普的厄运

此时，英国舰队正在向南航行。“威尔士亲王”号一马当先，“反击”号紧随其后，4艘驱逐舰前后护卫，仿佛忠实的猎犬一样。

下午1时40分，指挥机下达了“突击”的命令。日机一架接一架地钻出云层，重点向两艘主力舰发动了攻击。英舰顽强抵抗，赤色的火和青色的烟，从每一个炮口猛烈喷出。日机群在炸裂的弹片和硝烟的隙缝中穿行，然后低空飞来，首先冲向了“反击”号。

一颗巨弹首先命中“反击”号左舷，随着一声巨响，舰体剧烈振动，舰上人员一个个惊得面如土色。因为震动过剧，连烟囱上的油漆也纷纷脱落，坠到甲板上。灰色的舰体开始喷着茶色的火焰。

轰炸机刚刚掠过，鱼雷机接踵而至。一队从右面向“威尔士亲王”号逼近，另一队从左面向“反击”号扑来。日机几乎一直冲到直射距离内才发射鱼雷，仅仅由于舰长高超的操舰本领，才使“反击”号免遭摧毁。这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舰，如今象一艘驱逐舰一样灵活地急速回旋和机动，规避了向它冲来的每一枚鱼雷。

经过短暂的间歇，日机又发起了猛烈攻击。此时，“反击”号上已大火熊熊，但防空炮火仍然很顽强地向8架扑来的日鱼雷机开火。。

紧接着，又有9架日机从几个方向接连地向“反击”号

猛攻，这艘老舰又先后被 4 枚鱼雷击中，只见黑烟笼罩着战舰，舰体逐渐倾斜。然而，“反击”号上的水手仍然不离炮位，顽强地对空射击。最后，一颗鱼雷的爆炸使“反击”号发生了一次强烈的震动，左舷倾斜更加严重，舰员们在歪斜的甲板上奔跑，象青蛙一样纷纷跳入海中。就这样，从被命中第一枚鱼雷起，“反击”号在海面上总共支持了 15 分钟。该舰沉没时，海面上留下了奋力挣扎的水手、破片、油迹，留下了团团翻滚的黑烟……

在“反击”号遭到攻击后 10 分钟，“威尔士亲王”号的厄运也随之降临了。1 队鱼雷机直向“威尔士亲王”号扑来，速度之快使英国水手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看惯了自己笨拙的“剑鱼”式飞机，对日机神奇的速度，简直不可理解。

“威尔士亲王”号拥有 10 门口径 356 毫米的主炮，16 门口径 133 毫米炮，48 门 40 毫米炮，30 门 20 毫米炮等。全舰大小火炮百余门，每分钟能发射炮弹 6 万发。此时，“威尔士亲王”号正倾其全部火力，拼命对空射击，炮弹如同冰雹一样密集，天空中一片黄色硝烟，炸裂的炮弹片，就像撒落的沙子一样，在海面上激起一片浪花。

日机面对炮火的射击，不顾死活地鱼贯俯冲而下，只见 9 枚鱼雷径直驰向“威尔士亲王”号，在海面上划出一道道雪白的航迹。这时，巨舰被两枚鱼雷击中。突然，军舰猛然一震，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一道巨大的水柱夹着浓烟冲天而起。中雷后，“威尔士亲王”号的航速从 25 节降到 15 节。这时 1 架日本鱼雷机被击中，它发射完鱼雷后，拖着长长的浓烟，一头撞在“威尔士亲王”号左舷前部，整个军舰

被熊熊火焰所笼罩。连续几批鱼雷机的攻击，使“威尔士亲王”号开始作 45 度的倾斜。这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已经大角度倾斜的“威尔士亲王”号又渐渐正过身子来，恢复了原状。日机飞行员见此情景不禁叹道：“虽然中了数枚鱼雷，但还能逐渐恢复原状，这实在值得敌人自夸为‘不沉的主力舰’。”其实，“威尔士亲王”号是由于右舷又被两枚鱼雷命中，造成大量进水，使舰舷两侧平衡，才将战舰扶正。

此刻，“威尔士亲王”号伤势很重，舰上许多部门电源中断，失去照明，火炮的动力也没有了，甲板下面机械通风失灵，鱼雷在靠近舰尾的左舷侧爆炸，把一根螺旋桨大轴卡断，撕开了轴隧，海水汹涌冲进舰内。

几分钟后，6 架日本鱼雷机又从几个方向逼近“威尔士亲王”号，舰上仅有几门高炮开火，由于失去动力，炮手们只好用铁链和绳索拼命地拉拽着炮管旋转，顽强地进行抵抗。与此同时，遍体鳞伤的巨舰，缓缓向南蠕动，左倾加剧，火焰更猛，速度降至 7 节。

不久，后续的日本轰炸机载着巨弹又飞临“威尔士亲王”号上空，正欲投弹攻击时，一艘护卫驱逐舰快速驶来，放出浓浓的烟幕来掩护“威尔士亲王”号，但无济于事，密集的炸弹呼啸而下，“威尔士亲王”号舷侧又突起凄惨的水柱，接着 1 弹又落到后部桅樯上，另 1 颗炸弹正中后部甲板，随着轰然巨响，黑色的烟团可怕地向天空冲去。渐渐地，倾斜的后甲板离海面仅仅只有 1 米了，重油向海面流出。突然间，“威尔士亲王”号速度停滞，左横倾急剧增大，在连续发出惊天巨响之后，雄风一时的巨舰在被 6 枚鱼雷和数颗炸弹命中

之后，倾覆扣倒，头朝上尾朝下被马来海涛吞噬下去。菲利普及舰队司令部的幕僚一同随舰沉没。

当英军“水牛”式战斗机赶来增援时，日机已经返航，只能无可奈何地在这悲惨的上空盘旋。

喜出望外的赌博

在日机向英国舰队进行攻击的当日早晨，山本五十六率领的舰队正在经过小笠原主岛和北硫黄岛之间的海面。

从飞机起飞到发现失去的目标并实施攻击，尚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舰队人员不约而同地开始揣度这次作战的可能结果。山本五十六也是如此。要知道，用飞机攻击正在停泊的舰只能获成功，但对正在航行中的舰只会有怎样的结果，山本五十六心中也无十分把握。突然，山本五十六转向自己的航空参谋问道：“能将英国的两艘战列舰同时击沉吗？依我看，只能击沉1艘，另1艘至多只能重创，不会击沉。”

航空参谋则认为，两艘都能击沉。

山本五十六当即与航空参谋打赌。他们约定，如果山本五十六输了，买十打啤酒，如果航空参谋输了，就买1打啤酒。

下午，“长门”号的作战室里，收到“反击”号被击沉的报告后，舰上人员一阵狂喜。大约三四十分钟后，传声筒里又传来消息说：“又一艘战列舰被击沉！”

在奇袭珍珠港时，与其说是寡言，莫如说是显得异常忧

郁的山本五十六，这时，两颊也泛起了红晕，像是抑制着内心的激动，而脸上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满意的微笑。

在山本五十六看来，珍珠港之战，那是趁熟睡之机，割来了对手的首级。回味起来，滋味是苦涩的，也是不光彩的。这次作战，是在公海上展开的，不是在对付一个固定不动的和措手不及的舰队，而是在一场堂堂正正的海战中，由他花费心血苦心经营起来的航空兵单独作战，取得的胜利。

更使山本五十六高兴的是，这次作战的成功，恰恰证实了他一向所主张的“航空优先”的观点是正确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虽然他认为战列舰是“无用的庞然大物”，但那毕竟是一个国家的国力和荣光的象征。特别是对那些英国绅士们来说，更是如此。两艘战列舰被击沉，一定会让英国绅士们威风扫地，脸上无光。

如果说，在全部击沉英国两艘战列舰前，山本五十六与自己的航空参谋打赌，表明他对航空兵能否如自己心愿地发挥作用心中尚无十分把握的话，那么现在，是没有任何疑虑的了。日机一举击沉英国两艘战列舰的战斗结果，让山本五十六在与自己的下级参谋的赌博中输了，但他输得高兴，输得心花怒放，输得喜出望外。

而此时，远在伦敦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到英国在远东的两艘战列舰被日机击沉，舰队司令菲利普随舰沉入海底的消息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似乎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哀叹道：“在全部战争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比这一次更直接的震惊……”

马来亚海战，以英国东方舰队主力彻底覆灭而告终。这

次海战，日本仅以损失 4 架飞机、负伤 27 架、战死 21 名人员的微小代价，就击沉英国两艘战列舰。英军阵亡的将士达 870 人。

珍珠港事件后，英国东方舰队被击溃了。这在战略和战术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战略而言，马来亚在战前是英国侵略亚洲各国和争霸东方的重要据点，在航海、经济和军事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试图阻止日本南进，英国把“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当作“无级王牌”，派到远东来，一则显示威力，二则加强实力。不料太平洋战争开始仅三天，两艘战舰就悲惨地葬身海底，其后果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语道破的那样：“当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可怕的消息死死地纠缠着我。无论是在印度洋，还是太平洋，都没有英国或是美国的主力舰……在这浩瀚辽阔的大洋上，日本至高无上，而我们无论在哪里，要么微弱，要么就是空白。”

当日本海军扫除了盟国海军部队这一海上拦路虎之后，其南下步调愈发不可阻挡。此后，日本海军又在爪哇海打败了美、英、荷、澳的联合舰队；1942 年 3 月又在袭击锡兰的亭可马里基地及孟加拉湾时重创英国舰队。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初期阶段，日军完全解除了翼侧和后方的威胁，牢牢地控制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因此所向披靡。在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军国主义日本已占领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广大区域，连同原先占领的朝鲜、中国领土和印度支那在内，共控制了 7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其赫赫战绩所陶醉，狂欢不已，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的声誉

也达到了最高峰。从战术上看，这次战斗显示了航空兵在海战中的重大作用，它与珍珠港事件一起，宣告了以战列舰为核心的海上决战时代的结束，海战空中打击时代的到来。有人甚至认为，现代海战时代从此才真正开始。同时，它告诉在海洋上进行殊死决斗的指挥者，一支大舰队必须有相应的空中支援力量，否则，难以摆脱倾覆沉没的命运。

英军斗志由此竟一蹶不振，甚至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很快就被迫退向槟榔屿。12月18日，槟榔屿陷落；月底，关丹失守；1942年1月11日，吉隆坡被攻占。2月15日上午，英国苦心经营了20年的“东方直布罗陀”、世界著名的第四大军港新加坡的镇守者——英远东军总司令白华西华中将，向日军总指挥、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投降。英国这一系列败绩，与马来亚海战的惨败有很大的关系。

第七章 错下赌注

固持己见的计划

1941 年 12 月 21 日，五年前山本五十六曾坚决反对建造的“大和”号战列舰下水，开始服役了。这艘巨舰首次出现在柱岛泊地。

两个月后的 1942 年 2 月 12 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舰迁至“大和”舰。从此，“大和”便成了联合舰队的旗舰。

“大和”舰满载排水量为 72800 吨，是世界上一流的战列舰，从设备到官兵的居住条件，都显得格外先进、豪华。山本五十六的幕僚们非常喜欢这一新的旗舰。

此时，也正是日本第一阶段作战结束之期。山本五十六指示联合舰队司令部研究拟定第二阶段的作战计划。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提出三个作战方向可供选择：

一是攻取澳大利亚。这是海军军令部作战部最感兴趣的，并一直在极力主张实施这一方案。海军军令部作战部认为，夏威夷一战后，美国必然要以澳大利亚为基地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时间可能在 1943 年春季以后。因此，在此之前，日本必须拿下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岛、斐济群岛、萨摩亚

群岛等岛屿，以防止美国向澳大利亚部署空军，尽可能把澳大利亚孤立起来，切断美国和澳大利亚间的联系。这就是所谓的“切断美澳联系方案”。

二是出兵印度洋。这一作战方案是联合舰队司令部最初主张实行的方案。依照这一方案，需要陆军出动 5 个师左右的兵力，攻取锡兰岛（斯里兰卡），动摇英国和印度，彻底消灭英国的远东舰队，力争同从高加索南下中东的德军会师。

这一方案一开始就遭到陆军上层的反对。陆军认为，北面的苏联对日本的威胁最大，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敌人。值此进攻东南亚的作战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应该把陆军本来就不该用在南方的主要力量调回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地区。在这种时候，要抽调陆军 5 个师左右的兵力去参加印度洋作战，陆军参谋本部当然无法接受。由于陆军的极力反对，只得放弃进击印度洋的作战计划。

第三是进攻中太平洋。这是山本五十六极力主张实施的方案，即从占领中途岛开始，可能的话，再度进攻夏威夷，进而进攻美国的阿留申群岛，使日本的空中和海上的防卫范围向东扩展 2000 海里，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引诱出来，消灭在太平洋上，以解除日本本土的威胁。

军令部则坚持攻打澳大利亚的第一方案。联合舰队与军令部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4 月 2 日，联合舰队作战参谋渡边安次带着进攻中太平洋的作战计划来到东京，到军令部征询意见。

军令部再一次对此计划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即使占领了中途岛，对消除日本本土的威胁也没有多大意义。因

为日本本土以中途岛为基地进行防卫和空中侦察，不一定有效果。反而，要维持这一远离本土的孤岛的必要补给却十分困难。为维持日军在该岛的正常活动，必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势必会削弱日军在其它方向上的空中力量，给舰队作战也带来很大负担。

此时的山本五十六，由于日军的节节胜利，正踌躇满志，气焰嚣张，根本听不进军令部的意见，表示不再改变作战方案。

由于山本五十六坚持这一方案，使军令部难以断然否决。

这时发生的一件事，对山本五十六的作战方案获得最后批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就是美国的 B—25 轰炸机对日本东京的轰炸。

4 月 18 日，由威廉·哈尔西中将率领的美国特遣舰队驶抵日本附近，目的是对日本进行轰炸。该特遣舰队由以下舰只组成：2 艘航空母舰——“企业”号和“大黄蜂”号，4 艘巡洋舰，8 艘驱逐舰。“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载着 16 架 B—25 轰炸机，指挥官是陆军中校詹姆斯·杜利特尔。

B—25 轰炸机，是美国陆军的双引擎中型轰炸机。这种飞机在“大黄蜂”号这样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是相当勉强的。起飞后，无法再回到母舰上来。所以，舰队一出发时就决定：飞机离开母舰执行完轰炸任务后，不返回母舰，直接飞往中国，降落到中国军队控制的机场上去。

用航空母舰载着陆军军人和陆军的轰炸机，去执行空袭任务，这是极少见的。这是由于，美国的特遣舰队为了安全，需要停泊在距日本很远的海面上，即要达到空袭的目的，又

要使自己的舰队免遭日本飞机或舰队可能的攻击。

18日晨6时30分，在本州东方较远的海面上执行巡逻警戒任务的日本“日东丸—23”侦察船于犬吠岬以东650海里的海面上，发现了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当时，“日东丸—23”本想用无线电向陆上报告，但转念一想，根据以往的常识来判断，从这个位置上起飞的舰载机，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不发电报，密切注意着美国舰队的动静，酌情再作处理。出乎意料的是，美国舰队的“纳什维尔”号巡洋舰，突然向“日东丸—23”开炮，将其击沉，使日本失去了预警的机会。

不久，杜利特尔率领的轰炸机队，从距东京668海里的“大黄蜂”号母舰上相继起飞，直奔日本本土而来。16架B—25离舰后，舰队立即向外海撤去。

B—25轰炸机除东京外，还轰炸了川崎、横须贺、名古屋、四日市、神户等重要城市。

这次空袭，对日本人来说，受到的物质损失并不大，但对心理的打击却是巨大的。这次空袭使日本朝野为之震动。它立即影响了正在争吵不休的关于中途岛作战方案的制定。空袭事件严重刺伤了山本五十六的自尊心。他要求，必须毫不迟延地把防御圈向东推进到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因而主张尽早按计划实施中途岛作战。军令部也深感事态严重，他们认为对付来自东面的威胁已是当务之急，那些反对中途岛作战方案叫得最响的人，也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意见。

5月5日，中途岛作战计划正式被批准了。

荒唐透顶的演习

5月1日至4日，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大和”号上，各舰各系统的高级将领云集而来，快艇在“大和”号与其它舰艇间繁忙地来往航行着。“大和”号自下水以来，还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高级将领出出入入过。此时，长263米的世界第一大舰，显得格外拥挤。——这里，正在根据山本五十六的指示，举行关于中途岛作战的图上演习。

山本五十六的想法是，这次中途岛作战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占领中途岛，将其作为日军航空兵基地，以便提前发现从夏威夷群岛向西活动的美国舰队；二是派一支分遣舰队进攻阿留申群岛，把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诱出基地，在太平洋上与之决战。

为了实施这个庞大的两路攻势，山本五十六决定投入他所能调集的最大兵力。除了正在维修的以及在印度洋、东南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地区从事袭击敌方商船的潜艇和担负南线占领区警备任务的一些水面舰艇外，所有作战部队均将投入中途岛战役。总计出动战列舰11艘、航空母舰8艘、水上飞机母舰4艘、巡洋舰24艘、驱逐舰65艘、潜艇21艘，以及大约400架飞机，还有大批辅助船，参战舰艇所消耗的燃油和总航程，将超过和平时日本海军全年的耗油量和总航程。

除了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人员外，所有参加图上演习的人都为这样大的计划感到吃惊。

但是，山本五十六确信，鉴于中途岛的地理位置，日本一旦攻占该岛，将直接威胁夏威夷的安全，势必迫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全力作出反应。这样，就会出现决战的局面。根据他的分析，日美间的军事力量对比，最多在战争开始后两年之内便会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因为时间紧迫，他觉得日本唯一的希望是速战速决。他认为，从当时兵力的对比看，日军握有绝对优势，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能够取得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本海军所取得的胜利，使山本五十六及其幕僚们变得异常骄横自负。因此，他们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一味作出一厢情愿的设想，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美军的实力。作战计划本身也存在着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疏忽。他们毫无根据地预计，在中途岛战役开始前，中途岛地区不会有美国军舰。所以，他们计划分兵两路，一路攻打阿留申群岛，以图将美军的注意力引向北方，一路扑向中途岛。他们料想，美军舰队一听到阿留申群岛受威胁，一定会派出主力支援。这样，就会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陷入日本两支舰队的夹攻之中。

在摧毁美国航空母舰这一战役目标的问题上，山本五十六自作自受地被战术性的部署所牵制，使自己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譬如，仅仅因为6月初月光好，山本五十六就不愿等到珊瑚海海战中负伤的两艘航空母舰恢复战斗力后再动手；再如，参加战斗的8艘航空母舰中却有两艘被派往阿留申群岛，两艘伴随战列舰特混舰队远远地落在南云突击舰队的后面。另外，舰队的行动还受到慢速运兵船的牵制。既然山本五十六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美国航空母舰，而不仅仅是

占领中途岛，那就很难理解分兵去阿留申群岛的必要性。

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图上推演从战役开始到结束，几乎每项行动都没遇到丝毫困难，日军总是得胜。

在图上演习中，南云舰队的航空母舰群在飞机起飞空袭中途岛时，遭到美国陆基轰炸机队的轰炸。为了确定舰群受损程度，担任裁判的第四航空战队参谋奥宫海军少佐按照规则，投掷骰子来判定轰炸结果。最后判定，日本航空母舰中弹9枚，“赤城”号和“加贺”号被击沉。

见到这一结果，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海军少将却连忙制止说：“等等，不能判定为9枚，只能判定为三分之一——3枚。”

由于所判定的中弹枚数减少，航空母舰所受损伤自然也就相应减轻。结果，“加贺”号被判为击沉，“赤城”号则仅受轻伤。

更令人感到荒唐的是，这个一厢情愿随意修改的裁决后来也被取消了。沉没的“加贺”号，过了一会儿，又重新“浮上”水面，竟然又参加了下一步的作战行动。

对于空战裁判员的裁决，也同样地加以篡改，战斗结果总是日军绝对胜利。

中途岛作战计划，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很晚，才仓促通知将在战役中担当主要角色的两位指挥官——南云和近藤。

因此，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对作战行动进行研究，在演习中也没有什么发言权。当将在中途岛海战中担任登陆作战总指挥的近藤信竹海军中将对这一计划提出不同看法时，山本五十六根本不予理会。他甚至不愿对这一计划作任何细小的

改动。这种骄横的情绪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他的参谋人员。

结果是，他们在演习中，仅能充当木偶的角色，在演习的准备工作上无法做到细致充分。

演习中发生的一件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演习的过程中，有人提出，南云部队空袭中途岛的时候，它的侧翼可能出现敌特混舰队，为了应付这种可能的情况，是否考虑过什么方案？参加演习的南云部队的幕僚却含糊其词地进行敷衍，实际上是没有有什么方案。这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在中途岛海战中，恰巧是出现了这种情况。

荒唐的图上作业演习就这样收场了。参战的许多军官对中途岛作战计划的各个方面都不满意，认为许多重要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军官甚至私下议论，认为联合舰队司令部似乎严重地低估了敌人的能力。但没有人敢在公开的场合提出自己的看法。

此时的山本五十六，就像一个刚刚倾囊下注的赌徒，大脑中除了一个“赢”字，任何其他意见都听不进去。实际上，不仅山本五十六，就是准备参加实际作战的机动舰队以及登陆部队，也几乎完全丧失了警惕。他们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失败的问题。有一个水上机队在临作战出发前，竟毫无顾忌地发出一份电报通知说：“6月中旬以后，凡寄交本队的邮件，收件地址一律写‘中途岛’。”战斗打响之前，南云长官在一份关于敌情的报告中，竟非常武断地写道：“虽然敌军缺乏斗志，但我方向其阵地发起进攻时，他们也会奋起反击。”

何以说敌人缺乏斗志呢？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不过

是一种想当然而已。实际上，这时的美国正在燃烧着炽烈的复仇烈火，拉开决战的架势，以逸待劳，准备迎击日本军队。所谓“敌人缺乏斗志”，正是南云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的表现。这也是此时的山本五十六，包括整个日本参战部队官兵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的自我写照。

“AF”之谜的破译

5月5日，日本联合舰队接到预先号令后，各部队开始了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各种准备工作。

同进攻珍珠港相比，日本军队这次的保密工作实在太差了。部队的作战意图，几乎像公开化了一样：海军基地的战舰，出出入入，使人一看便知在准备打大仗；向即将开往北太平洋海域的战舰上运送作战物资的驳船，每天频繁地来往于战舰和港口岸壁之间，上面载着大量防寒物资（棉被、棉衣）等，像是在告诉人们，舰队将开赴北方寒冷地区作战。据说，日本吴市一个理发店的理发师在给一位海军军官理发时，也曾若有觉察地问道：“听说，这次要打大仗？”

到5月中旬，连夏威夷的檀香山大街上，都流传着日本要打中途岛的消息。

自信和骄傲之间仅一步之差，过分的自信就是骄傲。如果说，日本海军是由于骄傲而招致了中途岛的失败，也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这毕竟是单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只说对了一半。用美国人的话说，日本中途岛的失败，是他们破获日本密码的胜利。

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海军军令部，在日本舰队进攻中途岛前的5月1日，决定下达改变原密码的使用规定和乱数表的文件。这次中途岛作战，要使用几乎全新的另一套无限乱数密码。就常识来判断，这套新改用的密码，如果不是敌方谍报人员打入日本海军内部，盗走拷贝的话，是根本不可能被破译的。

但是，日军在无意中出现的一个漏洞，给美军破译日本海军的密码提供了方便。

这一年（1942年）的1月份，日本海军曾派出“伊—124”潜艇，到靠近澳大利亚一带的海域中去布设水雷。这艘潜艇在返回基地的途中，突然与国内中断了联系。当时，无论是潜艇所在的第6舰队司令部，还是联合舰队司令部，对这件事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约一个月以后，还仍然认为该潜艇是因某种原因下落不明。实际上，这艘潜艇1月24日傍晚，行至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外海时，突然被1艘美国的驱逐舰和3艘澳大利亚海军的舰艇包围并击沉。这里的海水清澈透底，没有大浪和漩涡，只有15米深。美国海军当即派出潜水员，入水切开潜艇的残骸，取走了里面的重要文件。其中，不但有海军用的某种密码，而且还有商船用密码。

美国拿到了破译密码的第一手材料，而且没被日本察觉。日本方面也根本没有想到密码会不会被破译的问题。这样，美国可以利用这些已到手的材料，去破译日本海军类似的密码。尽管5月1日以后，日本海军改用新密码，但被盗走的这些旧密码册，却可以对美国破译新的密码有很大的启发。

还有一种说法，日本由于对中途岛的作战行动组织得太

仓促了，根本没来得及顾及如何使用新密码和分发密码册的问题，以致把使用新密码的日期，从原定的5月1日推迟到了6月1日。由于掌握了日本的密码本，这使美国有可能几乎毫不费力地破译日本海军百分之九十的重要密码。

究竟哪种说法更可靠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这就是，美国用破译密码的方法，已经察觉到日本要进攻中太平洋这一重大作战行动。

美国人在截获的一系列日本人的来往电报中发现，日本人在密码电报中反复使用“AF”，或作为目的地，或作为需要特定装备的地区。这引起了美国人的极大兴趣。

为解开“AF”之谜，约瑟夫·罗奇福特海军中校领导的、由24名经过严格训练的情报人员迅速行动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突然想起了3月份日本水上飞机在通讯中曾使用过“AF”。大家马上翻箱倒柜，从浩如烟海的截获电文中细心查找，果然如愿以偿。这份电文说，命令飞机到“AF”附近的一个珊瑚小岛，由潜艇给以补充燃料。据查，这个小岛就是位于中途岛和夏威夷中间的弗伦奇——弗里格特环礁。因而罗奇福特推断，“AF”一定是中途岛的代号。从此以后，他便把中途岛作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目标而加倍注意。

“AF”究竟是否指的是“中途岛”呢？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实。这是直接关系到己方如何进行作战部署的问题。万一“AF”指的不是中途岛，而是其它别的地方，那将使己方的作战部署落空，发生巨大的错误。因为当时在美国，人们对日本人下一步确切的进攻方向的估计五花八门，有人估计是阿拉斯加或美国西海岸，有人认为可能是夏威夷，也有人担心

日军可能空袭旧金山。

罗奇福特为证实“AF”的确切含义，决心让日本人来助自己一臂之力。

5月10日，罗奇福特来到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与情报参谋莱顿进行了商谈：“能否指示中途岛基地指挥官西马德海军中校，要他拍发明码电报，就说淡水蒸馏设备发生故障，不能使用……”

站在一旁的尼米兹（此时的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咧嘴一笑，表示同意。

中途岛遵命拍发了这份诱饵电报。

设在日本诹玉县平林寺附近野中的大和田海军通信队，是日本海军的侦听中心。他们截听到美国的这份电报后，信以为真，认定“AF”上缺乏淡水，并把这一情况用密码电报通报给了准备参加中途岛作战的各舰队。为此，日本海军为进击中途岛的舰队，特意增派了淡水供应船。

两天后，全神贯注地侦听日方通讯的罗奇福特的情报人员截获了日军用密码电报发出的“‘AF’很可能缺少淡水。”

这样，美国人略施小计，终于解开并证实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谜底——“AF”就是中途岛的代号。美国人以此为突破口，乘隙追踪，破译了反映日本舰队计划全貌的日方通讯。

到5月中旬，日本人进攻中途岛的计划已基本被美方掌握。在华盛顿海军部作战室里，作战参谋们在巨大的太平洋海图上，把山本五十六的意图大体勾画出来了。

“5月28日出击”——在海图上，美国人用红铅笔从塞班岛画出一条红线直指中途岛，线旁注上了这个日期。

“估计于 5 月 28 日上午 8 时出击”——在海图上，一条红色出击线，矛头直接指向阿留申群岛。

事到如今，美国人不仅知道日本正在策划夺取中途岛，而且还清楚地查明了日军参战的兵力、数量，甚至具体部队单位、各舰舰长、舰只的航线等等。

可悲的是，此时的山本五十六却仍在一厢情愿地梦幻着再次出现袭击珍珠港那样的辉煌。殊不知，美国正严阵以待，锋利的宝剑已高高地悬在了他的头上……

第八章 功败垂成

投向覆灭的罗网

1942 年 5 月 27 日，是日本海军引以自豪的日子——海军节。37 年前的这一天，东乡海军大将在对马海战中一举击溃了俄国远东舰队，而 37 年后的这一天，仍然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日子。

当东方出现鱼肚白，在粼粼碧波的濑户海海面上，集结着一支自太平洋战争以来还未曾见过的庞大舰队。

在柱岛锚地的红色系水鼓上，系着山本五十六的旗舰“大和”号，周围集结着数不清的军舰。此时此刻，蓝灰色的庞大舰队虽然静悄悄地在锚泊着，但重大战役之前的那种紧张和激动的气氛早已充满了整个舰队。

8 时整，南云的旗舰“赤城”号的信号桅上升起了一面信号旗，发出了人们紧张等待着的命令——“按时起航！”锚链溅起了白色的水花，南云舰队终于开赴了永远载入海战史册的战场。

舰队通过丰后水道后，立即以 4 艘航空母舰为核心，成车轮阵队形前进。

由角田党治指挥的第 4 航空战队，已在南云舰队出发的

前一天，即 5 月 26 日，就离开本州北部的大凑先行出发，向阿留申群岛方向驶去。5 月 28 日，细萱海军中将的“阿留申部队主力”和“阿图岛攻略部队”、“基斯卡岛攻略部队”，也自大凑起航。

5 月 28 日晚，远在南方马里亚纳群岛由田中海军少将指挥的中途岛登陆部队“输送船团”，也在巡洋舰、驱逐舰护航下，从塞班岛出发。几乎同时，栗田海军少将的“近距离支援部队”，也从关岛出发，在离输送船团约 40 海里处与之并行东进。

5 月 29 日，近藤海军中将指挥的“中途岛攻略部队主力”也离开了柱岛锚地。

山本五十六直接指挥的“主力部队”拥有 32 艘军舰，在近藤部队出发后，接着起航。队列中的“大和”号威风凛凛，英姿非凡，这次出击还是它的首次航战呢！由于它的参战，日本海军更显得趾高气扬。

参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作战的各舰队，几乎包括了联合舰队的全部舰只，比 6 个月前参加夏威夷作战的机动舰队的规模大得多，远远超过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兵力。

山本五十六在开赴中途岛的“大和”号上正在扬扬自得的时候，尼米兹海军上将已洞悉他的企图，正率领太平洋舰队张网以待。

中途岛，顾名思义，因其恰好位于亚洲与北美之间的太平洋航线正中而得名。该岛离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都相距约 2800 海里，距珍珠港约 1100 海里。它是美国在中太平洋上的重要军事基地，是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哨。中途岛一旦失

守，美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就将暴露在日军的虎口之前，唇亡齿寒，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尼米兹了解到山本五十六攻打中途岛的企图后，便紧急采取措施，火速加强该岛防卫。

在岛上，美军日夜抢修防御工事，大量的铁丝网，成千吨的水泥和弹药，几万只沙袋，迅速抵岛，即刻卸船，防空炮群，遍地林立，守备部队已达 2000 余人。

海滩上，海军陆战队天天进行抗登陆演练。此外，由 20 艘潜艇组成的警戒部队，在离中途岛 100 海里、150 海里和 200 海里的地方布置了三条弧形潜艇巡逻线。

空防方面，16 架海军俯冲轰炸机，7 架“野猫”式战斗机，30 架海军水上巡逻机，18 架 B—17 式陆军轰炸和 4 架 B—26 式陆军轰炸机陆续在中途岛机场着陆，使该岛飞机猛增至 120 架。

迅速武装起来的中途岛，犹如一艘巨大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正静候着日舰队前来厮杀。

5 月 28 日，由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直接指挥的以航空母舰“大黄蜂”号和“企业”号为中心，以及 5 艘重巡洋舰、9 艘驱逐舰组成的第 16 特混舰队在加油和作了匆忙的战斗准备之后，从珍珠港拔锚起航了。这支舰队是 5 月 26 日才在刚刚结束的珊瑚海战场上紧急召回的。

5 月 30 日，在珊瑚海海战中负伤的“约克城”号航空母舰经过 3 天的紧急抢修，奇迹般地康复了，在仓促加油后，与 2 艘重巡洋舰、6 艘驱逐舰组成第 17 特混舰队，在弗莱彻海军少将指挥下，也驶离了珍珠港。

6月3日，斯普鲁恩斯编队与弗莱彻编队会合。会合后，弗莱彻任编队总指挥，斯普鲁恩斯担任航空母舰指挥官。这两支特混舰队于6月4日上午驶往中途岛北东海面列阵埋伏，窥测时机，准备从侧翼对毫无警觉的日本舰队实施突然打击。

美国人明知自己面临强大的对手，但毫不畏惧，信心十足。在舰队从珍珠港出发前，尼米兹海军上将在致全体官兵的电文中说：“这次作战给你们提供了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的机会。”

6月3日，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对他的部下发出了勉词：“一次旨在侵占中途岛的进犯即将开始。进犯部队将由各种战斗兵种组成，有4到5艘航空母舰和运输舰以及辅助舰只。如果敌人没有发觉第16和第17特混舰队的话，我们就能从中途岛北东的阵位上对敌航空母舰侧翼进行突然攻击……成功地完成现在开始执行的作战计划，将对我国作出重大贡献……”

但是，在6月1日东京军令部发给山本五十六的电报却说：“军令部经过研究，判断美航空母舰部队还在所罗门群岛附近活动。”尽管美特混编队正在驶向中途岛北东海域的埋伏点，但山本五十六对即将闯入美国太平洋舰队编织的罗网却全然不知。

不祥之兆的降临

南云舰队集结在中途岛西北240海里的洋面上。东京时

间6月5日1时30分，第一攻击波从4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第一攻击波由3个机队编成：水平轰炸机队、俯冲轰炸机队和担任护航的制空战斗机队。每个机队36架飞机，合计108架。机群集结编队后，向中途岛方向飞去——日本舰队在不幸之兆中发起了中途岛战役。

早在南云舰队发起攻击前，日本人就已遇到了许多不幸之兆，这似乎已预示出中途岛战役的不顺利。

据说，5月25日，在柱岛的“大和”舰上，举行最后一次关于中途岛的局部沙盘演习。厨师为与会者准备的午饭是豆酱烧家鲫鱼（又称加酱烧）。端上来以后，山本五十六见了，脸色都变了，可是负责膳食调配的勤务兵近江兵治郎，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经常乘船在海上的人，是讲究忌讳的。见此情景，山本五十六的副官正言厉色地斥责道：“‘加酱烧’（在日语中正好和失败两个字发音相同）这是多么难听的字眼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吃这样的饭呢？”

勤务兵赶忙认错，才算了事。

山本五十六是个酷爱赌博的人，也许是出于一个赌徒的本能，赌博前遇到不吉利的事，总会认为是不幸之兆。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已。但是，这以后所出现的一些事情，或者说不幸之兆，就不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了，它们真的预示着中途岛战役对日本的不利。

5月31日深夜，马绍尔群岛东侧沃特杰基地的日本海军“二”式水上飞机接到去珍珠港侦察美太平洋主力舰队动向的任务。

“二”式水上飞机，是“九七”式大型水上飞机的改进型，上面装有4台发动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上飞机。该机虽然设备先进，性能优良，但在沃特杰至夏威夷之间不停加油而作往返飞行也是不可能的。正巧，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之间，有一片荒无人迹被称为“法国三桅舰”的珊瑚礁。最后决定，水上飞机飞达这里时，与提前来到这里专送燃料的潜艇会合，经加油后，再飞往夏威夷。

当日本潜艇来到这里后，在水下通过潜望镜却意外地发现，水面上有美国的两艘舰艇和两架水上飞机正在巡逻。日本的水上飞机无法接近水面。无奈，取消了这次侦察计划。

至此，山本五十六只好指望小松辉久设置的三道潜艇网发挥作用。然而，由于日潜艇迟延了两天，于6月4日才到达预定的阵位，而美第16、第17特混舰队早已由此通过多时了。费尽心机在中途岛与夏威夷中间设置的三道潜艇警戒线也成了马后炮，形同虚设。

这给日本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因为山本五十六一直认为美国没有发现他的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意图。而实际上，这时，美国已把自己的太平洋舰队的全部兵力都部署在了中途岛一带海域，正在等待山本五十六的前来。

另外，还发生了两件看来无足轻重，实则影响很大的事情。

“鸣门”号供油舰本应按原预定时间与“大和”号会合，为其加油。但因6月1日这天风大浪高，能见度也很差，不仅影响了航行速度，而且同“大和”号会合也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鸣门”号竟不顾要保持无线电静默的规定，把

自己的准确位置用电报告告诉了“大和”。这无疑，也等于告诉了美军自己所处的位置。

6月3日这天，“赤城”舰为命令其所属舰只改变航向，也发出了无线电信号。这也同样为美军掌握他们的动向，提供了条件。

实际上，南云指挥的舰队进攻中途岛的行动开始后，对日本来说，不顺利的事情仍然接踵而至。

南云舰队的108架飞机升空不久，美国的1架大型水上侦察机就发现了南云的舰只，另1架美国水上侦察机则发现了日本人的机群。它们立即向基地报告了日军的动向。

美军接到报告后，中途岛立即进入戒备，机场上的飞机全部升空，人员钻进掩蔽部，地面高射炮指向了空中。

在日机群离中途岛不到30海里的地方，一直悄悄跟踪监视日机群的美国水上侦察机飞到日机群头顶，投下了一颗降落伞照明弹，向早已升空进行拦截的美军“野猫”式战斗机报警。

日军“零”式战斗机立即迎上前去与美机进行空战。由于美机性能不如日机，经过15分钟的激战，美机败下阵来。日机未损1架，全部飞抵中途岛上空。

然而，此时中途岛上的机场已空空荡荡，所有的飞机都疏散了。日机的轰炸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日机此次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中途岛上的美军飞机，由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南云舰队仍存在着遭美机攻击的威胁。

日机群指挥官友永在返航的途中，向南云报告攻击情况，并建议进行第二次攻击。

就在南云刚刚收到友永的报告时，“赤城”号航空母舰上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美军中途岛岸基飞机对南云舰队的一连串空袭开始了。

激战中，“赤城”号险遭鱼雷击中。脱险后，南云认为，为确保舰队平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速把中途岛的轰炸机全部摧毁。于是，南云命令那批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美舰队的第二攻击波飞机改为进攻中途岛。但这必须卸下鱼雷换上炸弹。命令一下，舰员们拼命地忙了起来。

就在舰员们正在拼命地给飞机换装炸弹的时候，1架日侦察机发来了一份报告称：“发现10艘军舰，好像是敌舰，方位10°，距离中途岛240海里。航向150°，航速20节以上……”

这个报告，把“赤城”号上的人们惊呆了。这么快就出现了美舰队，对南云和他的幕僚来说，真犹如晴天霹雳。

此时，日美两支舰队恰好相距200海里。假如美方拥有航空母舰，双方都处在舰载机攻击圈内。形势蓦地紧张起来。

时间不久，日侦察机又发回一份电报说：“敌舰队后面，似还跟有一艘航空母舰。”

这是一份具有决定意义的报告。日本舰队从自信和疑惑中清醒过来，原以为不可能这么早出现的敌航空母舰竟然出现了，不幸就在眼前。

此时的南云处在进退维谷，骑虎难下的窘境中：攻击舰船目标最好使用鱼雷，可是，此时航空母舰上的飞机都已装上了准备轰炸中途岛的炸弹；现在已升空的“零”式战斗机燃油已消耗不少，需要降落加油，马上派轰炸机出击，则没

有空中掩护；第一攻击波的飞机正在返回，需要舰上飞机让出甲板。

南云权衡再三，作出决定：舰上甲板的飞机送到下边的机库换装鱼雷，清理出甲板回收空中急待降落的飞机。待收回空中的飞机后，舰队暂时北撤。攻击美舰队的时间推迟到能全力以赴地实行出击的时候。

于是，一架架刚换上普通炸弹整齐排列在甲板上等待起飞的轰炸机，不得不再次送回到甲板下的机库中改装鱼雷。

时间非常紧迫，反复换装炸弹所带来的作业量也是巨大的。各母舰上立刻陷入一片混乱：载运飞机快速上下的升降机在慌乱中发着刺耳的“当、当、当”的警铃声。拼命地卸装着炸弹的装弹手和机械人员们，忙得晕头转向，汗流浹背。舰员们已来不及把卸下的普通炸弹按要求送回安全的弹药库，便顺手堆在了机库的角落上。

这些炸弹后来被敌弹引爆，导致了巨舰的自我毁灭。

山本五十六的座舰“大和”号所率领的主力舰队，这时正通过中途岛西北约 800 海里的海域向东驶去，距南云舰队约有 500 海里。“大和”舰上的山本五十六，此时并不知道南云舰队反复换装炸弹，浪费时间，使舰上出现一片混乱局面的狼狈状况。

他把发现敌航空母舰的报告看成是令人鼓舞的消息。他在揣度着，如果这时，南云即令第二攻击波起飞，那么他的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

但是，此时的南云舰队已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局面。

意料之外的惨败

一举歼灭美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山本五十六在“大和”号上紧张兴奋地等待着南云舰队飞机向美国舰队发起攻击的消息……

就在这时，在中途岛东北海面上，弗莱斯彻和斯普鲁恩斯率领的第16、第17特混舰队，就像一个耐心等待的猎人，正全神贯注地静候猎物的到来。全副戎装的美航空母舰飞行员坐在待命的安乐椅上，看着透明板上不断显示出来的关于日军进攻中途岛的战况。

等待已久的洗刷珍珠港耻辱的时刻终于来到了。随着一声令下，美国的“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复仇者”式鱼雷机和“野猫”式战斗机依次从航空母舰“企业”号、“大黄蜂”号和“约克城”号上起飞。飞机起飞编队后，随着复仇的轰鸣声，向南云舰队扑去。

经过一番搜索，美机终于发现了南云舰队的“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和“飞龙”号4艘航空母舰。

美国飞机首先向南云舰队的旗舰“赤城”号发起了攻击。

此时，“赤城”号的甲板上舰载机引擎已经发动，庞大的航空母舰开始逆风航行，5分钟内，全部飞机即可腾空对美舰队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5分钟！对日本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这5分钟更宝贵的了！在这短暂的5分钟内，日本海军350年来最大的悲剧发生了。

就在“赤城”号上的第一架“零”式战斗机开足马力飞离甲板的时候。突然，舰上的对空了望哨喊道：“俯冲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只见3架美机急速俯冲下来，令人生畏的机身越来越大，许多黑色的东西从机翼下凄厉的摇晃而下……

刹那间，一道明亮夺目的闪光照得舰桥上的南云眼花缭乱，炽热的气浪将许多人掀翻在地。“赤城”号被两枚炸弹击中，一颗落在升降机后部，一颗落在飞行甲板左舷后段。火焰乱窜，浓烟四起，爆炸后的情景使人毛骨悚然：升降机后面被炸开一个大洞，升降机翻卷着塌向机库；飞行甲板的钢板奇形怪状地向上翻翘着；舰载机机尾朝天喷出青蓝色的火舌……

命中的炸弹引爆了刚才随手丢放的那批普通炸弹，几秒钟内，一枚又一枚的炸弹发生剧烈爆炸，炸弹的爆炸又引起了飞机上鱼雷的爆炸，惊人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致命的碎片到处飞舞。“赤城”号上仿佛正在进行一场爆破大竞赛，整个机库已成一片火海，东倒西歪，颠簸摇晃的“赤城”号，把燃烧着的飞机沿着甲板抖落进沸腾的大海。

南云面对惨状，呆若木鸡。最后，只好顺着绳子从舰桥的窗口中狼狈逃出，在副官的帮助下转移到“长良”号巡洋舰上。

“加贺”号几乎与“赤城”号同时遭到打击。有4枚炸弹击中了这艘航空母舰。舰上火势熊熊，死伤惨重。舰长冈田次作海军大佐当场死亡……

“苍龙”号航空母舰稍后也遭到俯冲轰炸机的攻击，有3枚炸弹击中了舰体。爆炸引起的大火迅速向油库和弹药库蔓

延，诱发起来的阵阵爆炸，把不少人一下子掀到海里。10 分钟后，主机停转，因消防系统遭到破坏，舰员们面对大火束手无策。最后，舰长柳本柳作不得不下令弃舰……

南云舰队的 4 艘航空母舰中，只有“飞龙”号对美舰队进行了二次攻击，使美国航空母舰“约克城”号中弹倾斜，迫使舰长下令弃舰。但日军的“飞龙”号也遭到了美机的猛烈攻击。有 4 枚炸弹击中了舰身，巨大的爆炸声震耳欲聋，黑色的烟柱腾空而起，舰面甲板被炸得朝上翻卷，大火在已装好炸弹的飞机中间蔓延，海水大量涌入，舰体开始倾斜……

就在山本五十六在“大和”号上静候佳音的时候，前方战斗情况的报告传来了：“遭敌舰载机和陆上飞机攻击，‘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起火。拟以‘飞龙’号与敌航空母舰交战……”

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山本五十六和他的幕僚们个个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山本五十六本能地嗯嗯了几声，半晌说不出话来。懊丧的愁云立刻笼罩了“大和”号旗舰的作战室。

为了挽回败局，山本五十六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把自己的本钱全部押上赌台，下令集中中途岛和阿留申方向的全部战斗力量，与美舰队进行决战。同时，又下令近藤海军中将派舰船高速前进，趁黑夜炮轰中途岛。

4 个多小时后，山本五十六又收到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飞龙’号中弹起火……”这使他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却打肿了脸充胖子，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向手下全体指挥官发出电令：“1. 敌舰队几乎被我歼灭，正在东撤中；2. 附近的

联合舰队各部队正在准备追击残敌并同时占领中途岛……”

山本五十六这个一输再输的赌徒，双眼布满血丝，神经极度紧张，希望来一场夜战，把输掉的老本再翻回来。

但是，美特混舰队取得辉煌战果后，开始东撤。日军在拂晓前与美舰队决战的可能已极为渺茫。山本五十六直到此时，才不得不抑制住决一死战的怒火，痛苦地向庞大的日舰队发出命令：“撤消中途岛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山本五十六为防止已遭重创无法航行的“赤城”号和“飞龙”号被美军夺去成为战利品，使自己蒙受耻辱，下令将其击沉。在此之前，“加贺”号和“苍龙”号已先期沉入了海底。

“大和”舰为收容南云舰队的残部，开始向正东方向行驶。不多时，又转向 130 度，向西北方向驶去。

“大和”舰急速行驶着，海风吹过桅杆，呼呼作响，在转向西北方向的同时，速度降至 14 节，舰上一片寂静。舰尾的螺旋桨卷击着海水，翻起滚滚浪花，发出哗哗的响声，使舰上显得更加寂静、沉闷。

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中，不知是由于失败后肝火上升，还是由于蛔虫作怪，脸上流满汗水在忍受着剧烈腹痛的山本五十六，对他的幕僚们说：“责任全在我一个人身上……”说完，他转身走进了长官卧舱，自此，连续数日没有露面。

中途岛战役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了。

经此一战，山本五十六不但没有实现消灭美军航空母舰的企图，反而损失 4 艘航空母舰、1 艘重巡洋舰（另有 1 艘重

巡洋舰和 2 艘驱逐舰受重伤)，损失飞机 332 架，死亡人员 2000 多。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海军损失了大部分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而美军，仅损失了 1 艘航空母舰、1 艘驱逐舰、174 架飞机和 307 人。

在阿留申地区，日军于空袭中途岛的前一天，对荷兰港实施了空袭，企图以此牵制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但未能奏效，后于第二天再次空袭荷兰港，并于 6 月 7 日占领了阿图岛和斯卡岛。但这个无关紧要的“收获”，无法弥补山本五十六在中途岛海战中所遭到的惨重失败。

日军在中途岛海战中的失败，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从此，日本侵略者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发动进攻了。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山本五十六这个被日本侵略者奉若军神的人物就从他的顶峰跌落下来，成为一名败军之将。

第九章 强弩之末

永别本土的航行

日本在中途岛之战中遭到惨重的失败。然而，大本营在6月10日发表的关于中途岛作战的结果中却说，“击沉了美国两艘航空母舰，而我方只损失1艘，1艘遭到重创”。普通的日本人根本无法了解到战役结果的真象。

为封锁战败的消息，大本营将南云机动舰队生还的官兵分送到九州的各基地，并特意为他们规定了活动范围。而且，普通军官不许同家人见面，士兵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不久后，又将他们调至南方的战场上去了。

中途岛战役结束后，以赌徒闻名的山本五十六窝了一肚子火。他一直想抓住机会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然而始终未能得逞。他曾绞尽脑汁，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在认为必胜无疑的中途岛海战中，他又押上了南云的4艘航空母舰，结果输了个精光。但这一打击，并没有改变他的这一嗜好。由于中途岛的失败，日本海军失去了两线作战的能力，山本五十六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南方。

这时，日本陆军正好打算在所罗门群岛一线发动新的攻势。他们计划，首先夺取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然后再攫

取远一些的斐济、萨摩亚、埃利斯群岛和菲尼克斯群岛。其目的是要切断美国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补给线，巩固其外防御圈，保护其在南方的即得利益。攻占所罗门群岛，还可以为海军在南方的基地提供一道保护屏障。

此时，美国人也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所罗门群岛，并把它作为下一步作战的主要目标。于是，日美双方在南太平洋展开了新的角逐。

1942年5月初，日军就占领了图拉吉岛。两个月后，又在爪达卡纳尔岛登陆，并立即着手修建野战机场。8月7日，正当日本人的机场即将竣工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也派出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图拉吉岛和爪达卡纳尔岛。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就此开始。

对于日军大本营来说，美军在爪达卡纳尔岛登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们认为美军不会这么快就开始反攻。主导性的意见是，美国将在1943年下半年才能开始反攻，在爪达卡纳尔岛登陆可能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日本陆海军夺回爪达卡纳尔岛和图拉吉岛不会有什么困难。

但是，美国的这次登陆作战，远非像日本大本营所想象的那样乐观——只是一次小规模의试探性进攻。按照美国人自己的说法，这次登陆作战并不是一次突然的行动，而是盟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战略反击的开始。

日军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强大攻势下，处于被动，已无法组织有效的抗登陆作战。

此时，日本大本营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急令山本五十六率舰队主力驰往南太平洋。

山本五十六认为，这是一个寻求与美太平洋舰队进行决战的好机会，歼灭美太平洋舰队的机会到来了。

为此，山本五十六决定，将联合舰队主力集结在爪达卡纳尔岛北方海域，寻机与美太平洋舰队一决雄雌。

8月17日，“大和”舰在驱逐舰和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离柱岛泊地，经丰后水道，绕过佐田岬转向偏东，再经冲绳岛进入外海，径直向南方驶去。在此之前，由近藤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和由南云中将指挥的第三舰队已先期驶离本土。

8月18日黎明，日本岛已渐渐从舰队的视野中消失。山本五十六这次出舢，是他永别本土的一次航行。从此，他再也没有活着返回日本。

8月28日下午，山本五十六率舰到达特鲁克群岛，碇泊于春岛第二锚泊地。

“大和”号旗舰还在航行途中的8月24日，它的东南方向的海面上爆发了东所罗门海战。“龙骧”号航空母舰在这次海战中被击沉。登陆爪达卡纳尔岛企图夺回岛上美军占领的隆加机场的日本陆军精锐部队被美军全歼。岛上困守的日军处境更加艰难。

“大和”号驶抵南洋后，并没有直接投入战斗。

据说，“大和”号没有直接参加战斗是由于军令部有令，像“大和”这样的巨舰出动时，不但要耗费很多燃料，而且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宜动用。

因此，虽然战事紧张，但驻泊在特鲁克岛的“大和”舰上的山本五十六，此时却显得比较清闲。他每天除了指挥作战之外，早晚还有闲暇为朋友题字、写信。

这时，日本在南洋的陆军处境十分艰难，他们对日本海军的作战不满，认为对陆军作战的配合不利。

9月24日，受陆军第17军派遣负责指挥爪岛作战的大本营参谋，在南下的途中，顺路来“大和”进见山本五十六。他向山本五十六申明：在爪达卡纳尔岛的作战中，海军配合得极为不利。他要求海军派出舰只去护送陆军的补给船队，同陆军合作夺回爪岛。他强调说，由于后勤供应毫无保障，战斗在爪达卡纳尔岛上的官兵已饿得骨瘦如柴，像个骷髅。

山本五十六当即表示说：“如果因后勤补给供应不上而使陆军官兵饿死，海军自应感到惭愧。保障陆军的补给，这是海军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情况需要，我甚至可以让‘大和’号开赴爪岛，去掩护陆军夺回爪达卡纳尔岛的登陆作战。”

实际上，山本五十六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许诺。山本五十六大耍两面派，也许是他有意保存实力，企图与美太平洋舰队决战，而不愿意把自己的舰只浪费在支援陆军的作战中。

“大和”舰上的生活条件，与日本在南洋前线的陆军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就在陆军备尝饥饿、疾病、鳄鱼的利齿和美军优势兵力的味道的时候，“大和”舰虽然为燃料库存不足而感到不安，但并没有短缺食品的感觉。舰上的伙食标准并没有降低，菜谱依旧，膳食照常。

虽然此时的山本五十六无所事事，但战事的发展对日本越来越不利使他心情郁闷、深感不安。白发悄悄地爬上他的头顶，他已满头花白了，看上去明显苍老。

转眼到了1943年元月，山本五十六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已三年零四个月了。在日本海军的历史上，从日俄战争前开始设舰队司令长官以来，历任已经有 38 届了。在历届司令长官中，山本五十六是任期最长的了。尽管如此，到这时，大本营仍然没有要更换他的意思。山本五十六倦怠了，他深感已经力不从心。这时，他开始想到了死的问题。

到 8 月份，山本五十六的双脚开始有些浮肿，手也感觉发麻，手指拿笔写字时，明显颤抖起来。

寿期将至的秋蝉

1943 年 2 月 11 日，联合舰队司令部又从“大和”舰迁至同时停泊在特鲁克的“武藏”号战列舰上。到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从“长门”舰迁至“大和”正好一年。

联合舰司令部移驻“武藏”号前不久的 2 月 1 日，驻守在爪岛上的日军部队开始撤退。到 2 月 7 日晚，第三批，即最后一批撤离后，爪达卡纳尔岛上活下来的 13000 名日本陆军海军官兵已全部撤离。爪达卡纳尔岛不得不最后放弃。

自从 1942 年 8 月美军登陆爪达卡纳尔岛作战以来约半年的时间里，为了争夺爪达卡纳尔岛，日美双方在岛上和海上所展开的战斗是非常激烈的。由于后勤供应毫无保障，岛上日军的情景是相当悲惨的。这些情况，日本政府对国内是保密的，并没有让外人知道。

爪达卡纳尔岛被称为“饥饿岛”。救出来的日军官兵，在岛上由于天气炎热，加上长时间吃不到粮食，都患了营养不良症和痢疾。他们经常是饥肠辘辘，还要坚持作战。个个瘦

得皮包骨，像个骷髅，连胡须，指甲和头发都停止了生长。被救到军舰上，他们依然腹泻不止。

爪达卡纳尔岛日军长达半年的苦战，终属徒劳。战势所迫，最后不得不弃岛撤离。所罗门群岛的制海制空权，终于无可奈何地落入美国人的手中。太平洋上战局的发展，正如山本五十六自己所说的那样，至多只能坚持一年到半年的时间。从此以后，在太平洋上，日本已明显退居守势。山本五十六所希望的与美舰队在南太平洋进行决战的可能已成泡影。

从这日想两个月以后，山本五十六决定将联合舰队司令部暂时从特鲁克的“武藏”舰移到前线腊包尔去，预计一周后再迁回特鲁克。

中途岛一战，损失了几艘航空母舰，加之近期所罗门战场的失利，日本海军航空队相当数量的陆基机和舰基机都被集中到腊包尔的航空基地。前面曾提到，山本五十六曾任霞浦航空队副队长。这些航空队是从那时起直至此时，在山本五十六直接或间接的关心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海军中的精锐力量。

山本五十六此行的目的，与其说是亲往腊包尔前线去给他的海军航空兵官兵打气，还不如说是接受来自前线指挥官的要求才这样做的。实际上，山本五十六前往腊包尔，并非自己的本意。

他曾对人说：“最近，内地人不是都在议论‘到前线去指挥好’吗。说句实在话，我对去前线腊包尔，并不感兴趣。如果让我退回到柱岛上去，那才好呢……”此时的山本五十六

对战事已没有多大信心，已经心灰意冷了。

4月3日早晨，山本五十六和随行的幕僚、副官、舰队军医长、舰队会计长、密码长及气象长等一起，走下右舷舷梯，在司令部的留守人员和舰上官兵的目送下，登上长官艇，离开了“武藏”舰。

来到夏岛的水上飞机机场后，他们分乘两架水上飞机。飞机起飞后，返回“武藏”舰的上空盘旋了一周，以示告别。然后，飞机向正南方向飞去。当日下午1时40分，到达腊包尔。

驻守腊包尔的日陆、海军长官们，早已迎候在那里。山本五十六走下飞机后，径直来到驻守此地的日本东南舰队司令部的大厅。没多久，日本陆军第8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也来到这里，看望了山本五十六。

今村是山本五十六的老牌友。他们很早就在一起玩桥牌。其间，两人互不相让，争锋斗强，是常有的事。在陆军中，他是唯一能理解山本五十六的人。他们之间过从甚密。

去年的12月份，今村来腊包尔赴任的途中，还特意到特鲁克的“大和”舰上去看望过山本五十六。现在，当今村见到山本五十六时，当时两人在“大和”舰上见面，山本五十六说过的话又在耳边响起：“事到如今，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已经公开化了。谁也瞒不了谁。开战之初，海军中曾有一种说法：我们的‘零’式战斗机，1架可以和美国5架乃至10架对抗。不过，那只是开战之初的事了。现在不同了，中途岛一战后，我们损失了大量优秀飞行员，而且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充。事实上，也根本来不及补充。现在只能说以一对二了。相反，敌人力量的补充，几乎是我们的三倍。双方力量

的对比日见悬殊。坦率地说，你的作战区域，困难是相当大的。”

此时的山本五十六，白眼球上已出现了黄色的混浊。虽然他在部下面前依然装出一如既往的尊严，但内心已惊恐万状。一想到战败后，将做为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走上绞刑架，他就胆战心惊。他就像一只预感到自己寿期将至的秋蝉，曾禁不住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他将在下一个 100 天内了此残生。

死神开始招手

驻守在腊包尔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准备在山本五十六到来的第二天实施对爪达卡纳尔岛进行全面轰炸的“伊号作战”计划。

山本五十六到达的第二天，即 4 月 4 日，也是他 59 岁的生日，天公似乎有意作对，天气突然变坏，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扫兴的山本五十六只好下令，将“伊号作战”计划向后推迟三天实施。

4 月 7 日至 14 日，在山本五十六亲自坐阵下，联合舰队的战斗机、陆基轰炸机、舰基轰炸机对爪达卡纳尔岛及其周围盟军的舰船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为鼓励飞行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卖命，每当飞机出征前，山本五十六总要来到机场，穿着洁白的海军制服，挥动着军帽，为每一架飞机送行。

一天，山本五十六在休息室里一边和幕僚下棋，一边听

着收音机中美国的广播。突然，他听到美国又开始播放关于珍珠港事件的内容。广播说：日本违反国际惯例，置世界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突然袭击。在美国接到日方的最后通牒前，日本军队已经开始了珍珠港的攻击。日本无视美国政府和人民，不宣而战，这是对美国人民，也是对世界人民的公然挑战。珍珠港的失利，是美国有史以来的奇耻大辱。对此，美国不会等闲视之……

听了这些，山本五十六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就像一个偷了别人的东西，又不愿让别人说自己是贼的人，为自己辩解道：“他们又在提珍珠港了。说来，也确实遗憾。不知咱俩谁先离开这个世界。倘我先走的话，请你一定禀呈天皇：联合舰队最初绝没打算那样干，所以如此，完全是形势所迫。攻击的时间，原计划也是在递交最后通牒之后，是因为外交来往中的耽搁和作战执行者临时的失误才提前的。”

其实，这是山本五十六在为自己的战争罪行开脱。无论是递交最后通牒的时间，还是当时作战执行者是否有失误。这都不可能改变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侵略和扩张这一性质。

无论山本五十六如何为自己辩解，都不可能逃脱正义的惩罚。

“伊号作战”计划的实施已接近尾声。日本人自己认为，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这时，山本五十六在腊包尔的日程安排也只剩一两天时间了。就在这时，山本五十六突然决定，用一天的时间，到靠近爪达卡纳尔前线的肖特兰等岛上的各基地去视察，以鼓舞那里官兵的作战士气。

这项视察计划，是4月13日山本五十六自己决定的，并在这天傍晚，向所要去视察的各基地、各航空队和守备队发出了电报通知。电报的部分内容为：

“GF长官定于4月18日前往视察巴莱尔岛、肖特兰岛和布因基地。具体日程安排是：06：00乘中型轰炸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腊包尔出发，08：00到达巴拉尔；然后，转乘猎潜艇，于08：40抵达肖特兰……14：00再乘中型轰炸机离开布因，15：40返回腊包尔……若遇天气不好，本视察日程向后顺延一天。”

从新不列颠岛的腊包尔向东南约300公里处，是布干维尔岛。这个岛的南端就是布因基地。乘飞机从布因再向南飞行约五六分钟，就可以到达肖特兰岛。在肖特兰岛东侧，有一个飞机场大小的小岛，就是巴莱尔岛。由此再向南不远处就是美军控制的爪达卡纳尔岛。山本五十六此行的危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也符合山本五十六冒险赌博的性格。

由于山本五十六的这一视察计划实在太过分冒险，受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但是，山本五十六却固执地说：

“不，已经通知各基地了，各处都已做好准备正在等待着。明天一早就出发，当天晚上即可返回……”

4月18日，按照事先计划，山本五十六由参谋长宇垣及8名随从人员陪同来到腊包尔的拉库纳机场。

这是一个星期日，天空万里无云。山本五十六早晨5点起床，5点半进早餐，然后换上军装。山本五十六与往日不同，平时，他不论是在特鲁克还是来到腊包尔，一直都是穿着白

色军服，但是，今天却突然改穿草绿色军服。这也许是怕到前沿阵地去太显眼的吧。

山本五十六一行驱车来到腊包尔的拉库纳机场时，日本705航空队所属的两架一式陆基轰炸机已等候多时。

6时整，山本五十六乘坐的一号机和参谋长宇垣乘坐的二号机准时空起，离开了机场。

紧接着，204航空队所属的6架零式战斗机，也远远抛开卷起的尘埃腾空而起。飞至空中，以三三编队的队型编成两队，分别在山本五十六座机的左右两侧护卫飞行。

此时，山本五十六还不知道，死神已经开始向他招手了。

第十章 命丧九泉

午餐会上的判决

4月13日，山本五十六到前沿视察的电报发出后不久，就被美国情报人员截获了。第二天早晨，电报的译文就由情报人员送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手中。尼米兹异常兴奋，他风趣地说：

“我们的老朋友，山本有消息了。”

就在这一瞬间，利用这次机会干掉山本五十六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一闪而过。

在美国人眼里，山本五十六比希特勒更可恶。因为，他是策划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而且他还傲慢地扬言，要在华盛顿的白宫与美国结城下之盟，这大大伤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在日本，山本五十六是仅次于裕仁天皇和东条英机首相的第三号人物，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日本军界是出类拔萃的，是日本军人和平民崇拜的偶像，太平洋战争初期，曾使美国人丢尽脸面。因此，干掉山本五十六，在美国军人和平民中似乎已成了一个口号。

尼米兹下令迅速将这一重要情报上报海军部长诺克斯，并通报给美军驻所罗门地区的指挥官。

当诺克斯把这份情报提交到总统的例行午餐会上的时候，人们对这分详细列出山本五十六巡视日程安排的电报提出了疑问，这会不会是一份伪造的电文，是否是勾引美军上当的诱饵……纵然意见纷纷，但是与会者回想起珍珠港被偷袭的那个惨痛日子，认为对这个十恶不赦的山本五十六，无论如何不能轻易放过。

午餐会上，罗斯福总统断然决定：干掉山本五十六。

山本五十六的最终命运就这样在餐桌上决定了。首脑们给这个行动起了一个恰如其份，而又耐人寻味的代号——“复仇”。

海军部长诺克斯，根据总统的决定，立即亲自出马拟定行动方案。他立即找来美陆军航空部队司令阿纳德将军和P—38式战斗机专家，讨论后认为：使用爪达卡纳尔岛的P—38式战斗机可以捕捉到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诺克斯按照总统的命令，立即向珍珠港的尼米兹下达了干掉山本五十六的指令。

这一命令又立即转达到了美军驻所罗门地区航空部队指挥官米切尔海军少将手里：

“……P—38机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

1943年4月17日下午，被选中负责执行截击任务的美飞行员约翰·米歇尔少校和托马斯·兰菲尔中尉被秘密召唤到米切尔的司令部。米切尔开门见山地命令说：

“不管怎么样，也必须抓住这只鸟，给我订个计划！”

制定“复仇”作战的具体计划难度极大。这个计划必须建立在周密地计算时间、距离、速度及日美战斗兵力的基础上，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米切尔等人详细地讨论了各种方案。当时在座的陆战队司令官建议在山本五十六乘坐猎潜艇驶离达巴拉尔之后，连人带艇一起击沉。但米歇尔少校坚决反对，理由是，在港口中舰船较多，山本五十六所乘坐的舰艇不便于识别。兰菲尔中尉也认为：“这太异想天开了。我连猎潜艇和独木舟都分辨不出来。能不能找到，没有把握。在海上即使把舰艇击沉，本人也未必会死。要干的话，莫如让我在空中干！”

反复研究后，他们决定用 P—38 在空中直接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根据已经掌握的有关山本五十六座机活动的情报，米切尔司令部的参谋人员精确地推算出了已方狙击机的起飞时间、飞行距离、航速和接敌区域与时间，决定于当地时间 4 月 18 日 9 时 40 分（东京时间 7 时 40 分）左右在布因海湾以北 50 公里附近空域待机拦截。

美军计划，挑选 18 架 P—38 战斗机，分两个机群从爪达卡纳尔岛起飞前往拦截。其中，12 架飞机组成掩护机队，在高空诱开并纠缠住山本五十六的护航战斗机，指挥官是米歇尔少校；其余 6 架是由兰菲尔中尉任队长的狙击机队，任务是击毁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美军分析认为，9 时 35 分（东京时间 7 时 35 分）左右可能与山本五十六座机遭遇。估计山本五十六座机高度为 3000 米。因此，由米歇尔少校率领的掩护机队届时应爬升到 6000 米的高空引开日本“零”式战斗机，而由兰菲尔中尉率领的

狙击机队则从低空出奇不意地对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进行突袭。

猎获一只“孔雀”

18日早晨，爪达卡纳尔岛的亨德森机场，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18架P—38“闪电”式战斗机出征前的武士一样，威风凛凛地翘着双尾翼，整齐地排列在起飞线上。

米切尔少将戴着长舌战斗帽，古铜色的脸上，嘴巴紧闭，神态严峻。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即将起飞去给山本五十六执行极刑的飞机。

临行前，米切尔少将斩钉截铁地下达了最后一道命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给我完成任务！”

这就意味着，即使用机身冲撞敌机也要达到目的，决不允许放山本五十六生还。

当地时间7时30分（东京时间5时30分），起飞的16架P—38（狙击队的2架飞机因故障未能起飞）编好队形，向布干维尔岛上空飞去。飞行中，一律不准使用无线电，只用罗盘和速度表来保持飞行航线。机群在海面上低空飞行了两个小时，当地时间9时33分（东京时间7时33分），P—38机群穿过布干维尔岛绿色的海岸线，在林海上空飞行，在预定时间到达了预定地点，只比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时间提前50秒钟。

当地时间9时34分（东京时间7时34分）P—38在飞临布因北部空域时，在前方30度突然发现了目标。一个飞行员

突然打破无线电静默呼叫道：

“发现敌机，左前方！”

米歇尔看到了目标。他飞快地数着：一共 8 架，其中有 2 架轰炸机。山本五十六一行正如美军所料按时出现了。山本五十六到达的时间多么准确，与美军的拦截计划时间只差 1 分钟。

米歇尔立即调转机头向东飞，与日机航向平行，并开始爬高，以引诱日本护航的战斗机，下面只留下了兰菲尔的狙击分队。日本的护航战斗机果然上当了，他们甩掉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向美机扑去。在距山本五十六座机约 500 米的右下方担任截击任务的兰菲尔中尉的狙击机群迅速拉起，4 架战斗机风驰电掣般地升入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航线。

山本五十六乘坐的一号机见来势不妙，便迅速下降，几乎要触到海岸上密林的树梢时，又猛然左转，企图避开美机，向前方不远的布因基地飞去。

正在这时，上当的“零”式护航战斗机发现了悄悄拉起的美战斗机，大吃一惊，急忙全速俯冲下来，企图掩护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可惜已经晚了，来不及了。兰菲尔抢先一步，扭转机身对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前进方向一阵猛烈射击，就在两架飞机即将错开的瞬间，兰菲尔打掉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右翼……

与此同时，宇垣参谋长乘坐的 2 号机也遭到拦截，飞机急忙下降高度，并来了个 90 度的急转弯。宇垣向前看去，在距二号机 4 公里处的右前方，一号机正在冒着黑烟，吐着火舌减速低飞。他对站在飞机过道上的航空参谋室并失声叫道：

“保护长官机！”

接着，他又向驾驶员大声喊道：“追上一号机！追上一号机！”

一架美机扑来，飞行员本能地来了个急转弯，一号机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当飞机再次恢复水平飞行时，一号机已不在空中了。忧心忡忡的宇垣只看到密林中一股黑烟冲天而起。

山本五十六座机坠毁的一刹那，兰菲尔看得十分清楚，他说：

“我看见山本座机触到密林的树梢上，机翼被卷入紫色火焰、火光和破片当中。机翼掉了，机体像个红火球钻进密林……”

与此同时，兰菲尔的僚机不顾俯冲下来的日本战斗机的扫射，迅速向宇垣的座机射出一排密集的子弹。坐在机内的宇垣无奈地看着美机机头的机枪吐着火舌，他感到自己的座机在颤抖。飞机开始剧烈摇晃起来。

这时，又一发炮弹突然间撕开了轰炸机的右翼。飞行员猛推驾驶杆，企图在海上紧急迫降。这是他此时求生的唯一办法。在轰炸机栽进水里之前的一刹那，驾驶员用力拉驾驶杆，想把飞机再拉起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轰炸机全速砸在海面上，飞机迅速向左翻沉。

飞机坠落地点是布尔干维尔岛西南莫伊拉角稍北处。宇垣没有死，他和飞行员林浩以及随行的会计长北村侥幸活了下来。

这场战斗仅仅历时 3 分钟，很快周围又恢复了平静。

米切尔海军少将向美军驻南太平洋部队司令哈尔西海军上将报告：

“约翰·米歇尔陆军少校指挥的 P—38 式飞机向卡希利（日本称布因）地区进攻。上午 9 时半过后，击落了由编成密集队形的‘零’式战斗机护航的 2 架一式陆上攻击机，还击落了 3 架‘零’式战斗机。我 1 架 P—38 式机尚未返回，4 月 18 日看来是我方胜利日。”

感到满意的哈西尔立即回电：

“祝贺你们成功！在猎获的家鸭中，似乎夹着一只孔雀。”

最后一次殊荣

18 日当天，留守在腊包尔的联合舰队司令部参谋黑岛和渡边、东南舰队司令官草鹿任一和第三舰队司令官小泽治三郎等，从来自布因的电报和护航返回的战斗机的报告中得知山本五十六座机被击落，但山本五十六本人生死不明。下午 2 时 30 分，一封急电直发东京，震动了全部日本海军首脑，海军省内一片惊慌，犹如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海军的首脑们当晚都陆续来到省内加班，直到深夜。

在腊包尔，向东京发出电文后，作战参谋渡边想立即乘机赶往山本五十六出事的现场。但由于飞机准备耽搁了时间，加之天气不好，最后，不得不延迟到第二天出发。

19 日上午 8 时许，渡边和东南舰队军医长大久保信乘机飞抵布因。他们首先看到参谋长宇垣，只见他烧伤的脸上裹着绷带，只露出一对深陷的眼睛。宇垣手指着西北方向，嘶

哑着嗓门朝渡边喊道：

“长官，在距莫伊拉角四五英里的地方。快去，快去。”

渡边和大久信立即乘水上飞机向出事现场飞去。此时，他们如痴如呆，仍对山本五十六活着存有一线希望，随身带了一些网球，球上缠着布条，上面写有“挥舞手帕”几个字。水上飞机在山本五十六座机坠毁的地点上空盘旋了 1 个多小时，渡边向下投了十几个网球，瞧着它们在树林中滚动，消失在林间深处。下边没有人挥舞手帕，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也许他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才对飞行员点了点头，示意返航。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

渡边一行命飞机降落在一艘巡逻艇附近，重新研究了搜寻计划，决定从巡逻艇上派出 60 名士兵，组成搜寻队，自己亲自担任指挥，从小河河口上陆。待他们上陆后，天已经快黑了。

小河蜿蜒曲折，伸向布干维尔岛海岸的密林深处。他们将预先准备好的粮食、衣物、药品等用品放在小船上，逆流而上。河水越往上游越浅，有些地方还有倒入河中的枯树挡住去路。行至途中，他们不得不弃船上岸，分成两队沿小河两岸步行前进。有的河段上，两岸陡峭，难过行人，他们只好涉水越过……

当时，布干维尔岛上驻有日陆军第 17 军的各部队，事件发生之后，许多搜索队纷纷出动，其中有驻布因的佐世保第 6 特别陆战队古川少尉指挥下的 9 人搜索队；有滨砂盈荣少尉指挥的一支搜索队以及从布因出发的海军搜索队；还有一支是陆军大尉安部茂的搜索队。

滨砂所领导的第1小队在18日曾亲眼看到了几架美国P—38战斗机同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在空中的激战。当时，他们还站起来为海军的战斗机加油：

“打！狠狠地打！”

这时，只见远处山上的密林中升起一股黑烟。他们以为是被击落的美国飞机，于是，便高兴地一边拍手叫好，一边向空中的日本战斗机狂喊：

“打得好！打得好！那帮家伙终于被你们打落了！”

几小时后，一道紧急命令传下来：我海军要人的座机坠落了。令你们马上组织搜寻队前往搜寻。找到后，要立即向上汇报，同时说明飞机坠落地点的方位。

滨砂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了一支10人的搜索小队进山。他们艰难地穿过茂密的森林，跨过流淌的小河，在密林中转来转去，但一无所获。在接近黄昏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失望地返回部队。这一天，其他搜寻小队也徒劳而返。滨砂接到命令第二天要继续搜寻。

19日一早，滨砂率领的搜寻队不得不再度进入密林，重尝头一天的苦头。又是一天快要过去了，但仍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就在他们扫兴地决定往回走的时候，队里的一个人突然兴奋地喊道：

“队长，这一带好像有汽油味儿。”

他们寻着汽油味儿的方向走去。不多时，在不远处的前方出现了一个像土堆一样的东西。

他们过来仔细一看，原来是1架摔毁的“一”式陆基轰炸机的尾翼在竖着，还有被摔得破烂不堪的主翼和螺旋桨。粗

大的飞机机体在印有太阳旗的地方折断了。从这里到驾驶席的飞机前半部分，已经烧成灰烬。在机体的周围，散落着数具尸体。

在机首约 10 米的地方，有两具尸体。其中，一具尸体坐在飞机的座垫上，左手握军刀，套有白色手套的右手复于其上，头耷拉在军刀上方，军装左右襟悬挂着大将襟章。他的左下腋微微依靠椅把，左胸流着血，染红了白色的手套。这就是山本五十六。在山本五十六的尸体旁边，倒卧着军医长高田六郎少将。两具尸体都已生蛆，气味异常难闻。

山本五十六看上去是那样地安然、端详，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后来才出现了有关山本五十六遗体的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说，山本五十六的遗容像活着的人一样；有的说，飞机坠地后，山本五十六根本就没有死，他是走出机体后伏刀自刎的；还有的说，当人们向他走去时，他还猛然睁开眼睛看着周围的一切，然后才安然地死去。除此之外，有关山本五十六死后的尸体姿势也有不尽一致的说法。特别是在战后，说法更加离奇。然而美国的一些作家却另有说法。他们认为，死于被击落的飞机中的人，是根本不会保持像日本人所传说的那样的姿势的。所谓山本五十六遗容的美态之说，那不过是日本人为神化山本五十六而编造出来的。

根据第一基地海军少佐军医田渊义三郎于 4 月 20 日写的山本五十六验尸报告称：

“左肩胛骨的中央部，有一个食指肚儿大的小子弹射入孔，子弹的走向是右前上方。左下颌角有一个小手指肚儿大

小的子弹射入孔，出口在右眼外眼角，像拇指压痕一样大小……”

4月21日，山本等11具尸体在布因岛火化。22日，渡边和宇垣参谋长护送骨灰回腊包尔。23日，山本五十六的骨灰由专人乘水上飞机从腊包尔送往停泊在特鲁克岛的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

5月17日，载着山本五十六骨灰的战列舰“武藏”号由特鲁克起航，21日返回日本东京湾，停泊在木更津外海。同日下午，大本营正式发表山本五十六的死讯，与此同时，追授山本五十六元帅称号。

山本五十六的国葬仪式在1943年6月5日举行，这一天，也是日本海军另一位元帅东乡平八郎的葬礼纪念日。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殊荣。

至此，日本联合舰队的山本五十六时代结束了。

后 记

山本五十六毙命后，他的好友古贺峰一海军大将接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但此时日本帝国的丧钟已经敲响，日本海军的辉煌已随着山本五十六的离去成为过去。

到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会战后，苏军转入总反攻。与此同时，美英联军在1943年初结束北非作战，于7月越过地中海而进攻意大利，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在太平洋，美军经过精心准备，也开始向日军发起了攻击。1944年6月，美军攻克塞班岛，8月攻占关岛；1945年2月攻占马尼拉后，将战线向日本本土推进，4月攻占硫磺岛，7月攻占冲绳岛。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向日本本土投下了原子弹。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下达“终战诏书”。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山本五十六为之卖命的日本法西斯战车终于崩溃。

战后，发动战争的罪犯们被押上了国际军事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

山本五十六死在战场上，逃过了战后法庭的审判。但是，他做为日本法西斯侵略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战争中给善良、无辜的人民带来了灾难，其犯下的累累罪行将被永远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然，山本五十六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做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开创了世界海战史上的航空兵打击时代，他在军事领域的开拓创新，是值得后人研究借鉴的。